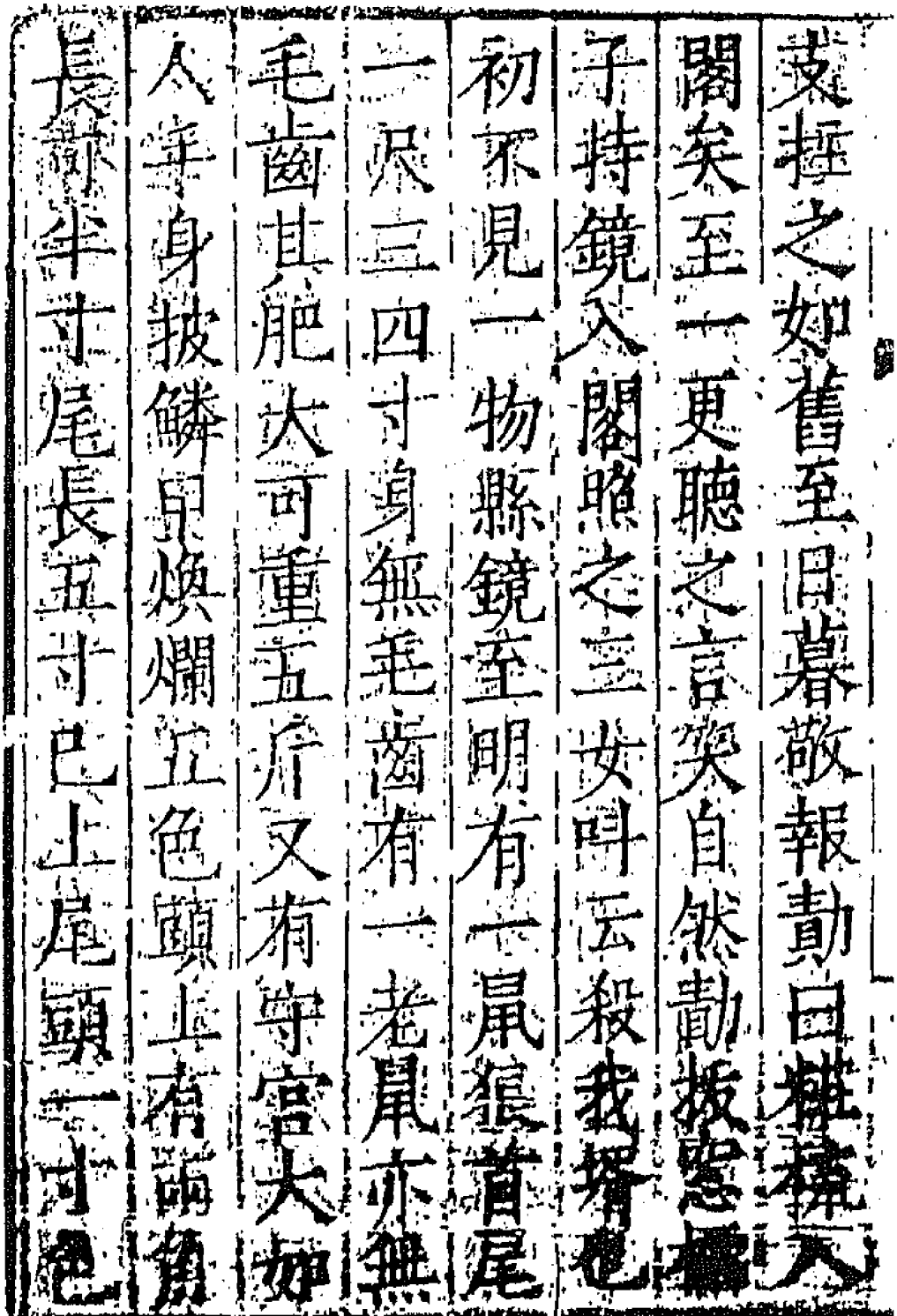

虞初志

虞初志總目

卷之一
續齊諧記十七則一马
集異記卄六則二马
離魂記一马
卷之二
虬髯客傳一马
柳毅傳一马

紅線傳　一丐
長恨傳　一丐

卷之三

韋安道傳　一丐
周秦行紀　一丐附論
枕中記　一丐
南柯記　一丐

卷之四

嵩岳嫁女記 一卷
廣陵妖亂志 一卷
崔少玄傳 一卷
南岳魏夫人傳 一卷

卷之五

無雙傳 一卷
謝小娥傳 一卷
楊娼傳 一卷

李娃傳一丂

卷之六

鶯鶯傳一丂
霍小玉傳一丂
柳氏傳六丂
非烟傳六丂

卷之七

高力士傳一丂

東城老父傳 一卷
古鏡記 一卷
冥音録 一卷

卷之八

任氏傳 一卷
蔣氏傳 一卷
東陽夜怪録 一卷
白猿傳 一卷

是書原闕序目古目均係人以意補寫故與原書帙異也初欲刪去之嗣以便于檢讀遂姑存之按集異記一書清四庫書目及各家藏目咸此一卷惟鐵琴銅劍樓藏有明鈔本三卷適與此合所記小說錄唐卅一篇狀初仙志罕流傳伽藍記外今進此如隱堂存明抄鐫

乙丑八月洹上袁克文題于天津旅舍

續齊諧記

梁　吳均　撰

漢宣帝以皂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鮫具至夜車轄上金鳳凰輒亡去莫知所之至曉乃還如此非一守車人亦嘗見後南郡黃君仲北山羅鳥得鳳凰入手即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上云今月十

二日夜車轄上鳳凰俱飛去曉則俱還今則不復飛爲人所得先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鳳凰子云今月十吳夜北山羅鳥所得詣闕而凝之置承露盤上俄而飛去帝使尋之直入光家止車轄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車每遊行即乘御之至帝崩鳳凰飛去莫知所在（嵇康詩云翩翩鳳轄逢此網羅）

京兆田眞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平均惟堂前一株紫荊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即枯死狀如火然眞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顦顇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爲孝門眞仕至太中大夫（陸機詩荊歡同株）

弘農楊寶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見一黃雀爲鴟梟所搏逐樹下傷瘢甚多宛轉復爲螻蟻所困寶懷之以歸置諸梁上夜聞啼聲甚切親自照視爲蚊所齧乃移置巾箱中啖以黃花逮十餘日毛羽成飛翔朝去暮來宿巾箱中如此積年忽與羣雀俱來哀鳴遶堂數日乃去是夕寶三更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

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爲鴟梟所搏（蒙君）之
仁愛見救今當受賜南海別以四玉環
與之曰令君子孫潔白且從登三公事
如此環矣寶之者大聞天下名位乃隆
子震震生秉秉生彪四世名公及震葬
時有大鳥降人皆謂眞孝招也（蔡邕論云昔日
黄雀報恩而至）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靜

可憐見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嗜鯔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鯔魚懸置岸上於是羣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佳之曰聞卿善畫何其妙也答曰臣亦未嘗執筆然人之所作可庶幾耳帝曰是善用所長（顏公庭誥云徐景山之畫獺是也）

張華爲司空于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

徑化爲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司空邪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爲不可但張公制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年之質亦當深誤老表徑不從遂詣華見其容止風流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聲實華未嘗勝次復商畧三史探貫百氏包十聖洞三才華無不應聲屈滯乃歎

曰明公當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奈何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君是邪言卒便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問華曰公門置兵甲闌錡當是疑僕也恐天下之人卷舌而不談知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答而使人防禦甚嚴豐城令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聞魅鬼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

精不復能別惟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

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使人伐之至

聞華表言曰老狸不自知果誤我事於

華表穴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使還

未至洛陽而變成枯木遂燃以照之書

生乃是一斑狸茂先歎曰此二物不值

我千年不復可得

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露宿

黿已自梟爛烏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驅逐烏卽起如此非一潛異之看見黿頭上著通天犀簪揥其價數萬錢潛乃撤取簪去見眾烏集無復驅者潛後以此簪上晉武陵王晞晞薨以襯眾僧王武剛以九萬錢買之後落褚太宰處復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薨後內江夫人遂斷以爲釵每夜輒見一男繞

咻啼叫云何爲見屠割（以訴天告）相報江夫人惡之月餘乃亡

桓玄篡位後來朱雀門中忽見兩小兒通身如墨相和作籠歌路邊小兒從而和之者數十人歌云芒籠茵繩縛腹車無軸倚孤木聲甚哀（楚聽者忘）歸日既夕二小兒入建康縣至閤下遂成雙漆鼓槌吏列云槌積久比恒失之而復得之不

意作人也明年春而桓敗車無軸倚孤木桓字也荊州送玄首用敗籠函包之又無繩束縛其屍沉諸江中悉如所歌焉

陽羨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臥路側云脚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爲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

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爲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奩子中具諸飾饌珍羞方丈其器皿皆銅物氣味香旨世所罕見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彥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殊絕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雖與

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彥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穎悟可愛乃與彥叙寒溫書生臥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臥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心情亦不甚向復竊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泄彥曰善男子

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內口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邪日又晚當與君別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內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別曰無以藉君

與君相憶也彥太元中爲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銘題云是永平五年作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

此可代也今世人以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　書

晉武帝問尚書郎摯虞曰三月三日曲水其義何旨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與至水濱盥洗因流以濫觴曲水之義蓋自此矣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嘉事也尚書郎束晳進曰仲治小生

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河而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為曲水二漢相（緣皆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為）城陽令

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

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僊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去當何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復三年當還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織女嫁牽牛

弘農鄧紹嘗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承栢葉上露皆如珠滿囊紹問曰用此何爲答曰赤松先生取

以明目言終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作眼明袋此遺象也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常年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楝葉塞其上以綵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曲依其言

今五月五日作糉并帶楝葉五花絲遺
風也

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上南角舉手招成成即就之婦人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即是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於上祭我也必當令君蠶桑百倍言絕失之成如言作膏粥自此後大得蠶今正月半作白膏粥自此

始也

吳興故鄣縣東五十里有梅溪山山根直豎柃檻可高百餘丈至青而圓如兩間屋大四面斗絕仰之干雲外無登陟之理其上復有盤石圓如車蓋恒轉如磨聲若風雨土人號為石磨轉快則年豐轉遲則歲儉欲知年之豐儉驗之無失

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邪何爲如此饑寒須衣食邪抱病須治療邪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斯名僧平昔爲樂游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爲鬼苦亦如生爲君善醫故來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芻作人按穴鍼之訖棄流水中可也

秋夫作芻人爲鍼腰目二處并復薄祭遣人埋後湖中及聽夢鬼曰已差并承惠食感君厚意秋夫宋元嘉六年爲奉朝請

會稽趙文韶爲東宮扶侍坐清溪中橋與尚書王叔卿家隔一巷相去二百步許秋夜嘉月悵然思歸倚門唱西夜烏飛其聲甚哀怨忽有青衣婢年十五六

前曰王家娘子白扶侍聞君歌聲有門人逐月遊戲遣相聞耳時未息文韶不之疑委曲答之亟邀相過須臾女到年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憐猶將兩婢自隨問家在何處舉手指王尚書宅曰是聞君歌聲故來相詣豈能為一曲邪文韶即為歌草生盤石音韻清暢又深會女心乃曰但令有瓶何患不得水顧謂婢

子還取箜篌爲扶侍鼓之須臾至女爲酌兩三彈冷淪更增楚絕爲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帶繫箜篌腰叩之以倚歌歌曰歲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歌繁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歌闋夜已久遂相佇燕寢竟四更別去脫金簪以贈文韶文韶亦答以銀椀白琉璃匕各一枚既明文韶出

偶至淸溪廟歇神坐上見椀甚疑而委

悉之屛風後則琉璃匕在焉箜篌帶縛

如故祠廟中惟女姑神像青衣婢立在

前細視之皆夜所見者於是遂絕當宋

元嘉五年也

續齊諧記終

右此記梁奉朝請吳均譔或謂其

續東陽無疑爾作余按均先有齊諧記並卷在唐已失傳而其事往往雜見於諸類書中均蓋自續其書非祖東陽也是書亦罕得佳本惟外舅都公家藏有之命余鋟梓以傳焉

集異記卷第一

唐河東薛　用弱

徐佐卿　王積薪　平等閣
裴珙　蕭穎士　韋宥
蔡少霞

徐佐卿

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徊翔焉上親御弧矢一發而

中其鶴則隨箭徐墜將及地丈許欻然矯翰西南而逝萬衆極目良久乃滅蓋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焉依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非修習精慤者莫得而居觀之東廊第七院尤爲幽絕每有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風骨肅古一歲率三四而至觀之耆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棲焉或三

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爲道流之所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上後年箭主到此即宜付之愼無墜失仍援毫記壁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玄宗避狄幸蜀暇日命駕遊行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遍幸道室既

入此堂忽覩挂箭則命侍臣取而玩之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皆以實對卽是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畋之日也佐卿蓋中箭孤鶴耳究其題處乃沙苑翻飛日集於斯與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遇佐卿者矣

王積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圍碁者王積薪從焉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人舍多為尊官有力者所占積薪棲棲而無所入因沿溪深遠寓宿於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暝婦姑皆闔戶而休積薪棲於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為適與子圍碁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

秘戲奇之況堂內素無燈燭又姑婦各處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惟夜將盡四更積薪弋普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止此矣吾已勝九枰耳婦亦甘焉然積薪遲明具

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即出橐中局盡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畧積薪即更求其說孤姥曰止此已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已失向之室閭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

即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磬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碁圖有之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平坐閣

隋開皇中釋子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西鑄鐵像高七十尺焉鳩集金炭細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辦於是

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撰日亭鎔鑄焉及煙焰息滅啓鑪之後其像無成遂空即深自咎責稽首懺悔復堅前約再謀鑄造精勤艱苦又二十年事貲復備則又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撰日而焦像焉乃啓鑪其像又復無成遂空於是呼天求哀叩佛請罪大加貶挫深自勤勵又二十年功力復集乃告遐邇大

集賢愚然後擇日而寫像焉及期澄空乃登鑪巓首足懸絕揚聲謂觀者曰吾少發誓願鑄寫大佛今年八十兩已不成此更違心則吾無身以終志矣況今衆善虛費積年如或違前契無面目見衆善也吾今係與啓鑪欲於鑪竅而捨命焉一以謝愆於諸佛二以表誠於衆善儀大像圓滿後五十年吾當爲建

重閣耳聚觀萬衆號泣諫止而澄空殊不聽覽俄而金液流射赫耀踴躍澄空於是揮手辭謝投身如飛鳥而入焉及開鑪鐵像莊嚴端妙毫髮皆備自是并州之人咸思起閣以覆之而佛身洪大功用極廣自非殊力無由而致開元初李暠充天平軍節度使出游因覩大像歎曰如此相好而爲風日所侵痛哉即

施銭七萬緡閣歲之內而重閣成就只今北都謂之千像閣者是也計僧死像成之日去曇高逝五十年矣以釋氏推之則曇高也得非滌容之後身與

裴珙

裴孝廉珙者家在洛京仲夏自鄭西歸及端午以覲親焉下駟蹇劣日勢已晚方至石橋於是驪馬徒行情頗甚速續

有乘馬而來一馬者步驟極駿顧珙有仁色珙因謂曰子非投夕入都哉曰然珙曰珙有懇誠將丐餘力於吾子子其聽乎即以誠告之乘馬者曰但及都門而下則不違也珙許約因顧謂己之二僮曰爾可緩驅疲乘投宿于白馬寺西吾之表兄竇溫之墅來晨徐歸因上馬揮鞭而騖俄頃至上東門遂歸其馬珍

重而別乘馬者馳去極速珙居水南日巳半規卽促步而進及家暝矣入門方見其親與珙之弟妹張饌會食珙乃前拜曾莫顧瞻因俯階[illegible]語曰珙自外至固又不聞珙卽大呼[illegible]妹之名字亦無應者笑言自若珙心動忽惑因又極呼亦皆不知但見其親與謂單小曰珙在何處邪今日不至耶[illegible]涕小而坐者也

泣珙私怪曰吾豈爲異物耶何其幽顯之隔如此哉因思令僕馬循齎氏莊登即遽返時夜已深門閭盡閉而珙意將徃身遽過矣斯須而至方見其形儼卧下地而二僮環泣吻吻焉珙即舉衾以入情意絕邈終不能合因出走求人以告所見過者雖極請訴而曾莫覺焉珙徬徨憂撓大哭于路忽有老叟問曰子

異何哉珙則珙由以事與同生競馳鬼馬禍非自攝耶因周諸齋門令其開目自後推之旨然而蘇其二僮皆甸向者行至石橋祭郎君爽作語言大異懼其將甚因投于此既而則往經矣珙驚嘆與之少頃無恙及歸乃以其實陳於家余於上都自見齋溫細語其事

蘭陵蕭穎士楊府功曹秩滿南游衍侶共濟瓜洲舟中有二少年熟視穎士相顧曰此人甚有似於鄱陽忠烈王也穎士是鄱陽曾孫即自款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將啓請而二子忽遽負擔而去穎士必謂非仙則神虔心嚮矚而已明年穎士北歸止於盱眙邑長之署方與

邑長下簾晝坐自門遽白云某吏於某處擒獲發冢盜共五六人登令召入皆反接其手束縛甚固旅之于庭而穎士熟認注中二少年亦縲絏於內穎士驚曰斯兩人非僊則神因具述曩事邑長卽命先窮詰子須臾欵伏佐驗明著皆云我迺發某墓今有氣癸穎士則以前諭邪令詢之皆曰我嘗開鄱陽王塚矣

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年方五十鬚髮斑白僵卧於石槨姿狀正與顯士相類無少差異我州中遇子又是蕭氏固是鄱陽亂也因此啓言我豈有他術哉用弱嘗聞人之紹續其或三五世則必一人有肖其祖先之形狀者斯豈驗與

葬宥

元和中故都尉韋宥出牧溫州忽忽不怡江波脩永舟船燠熱一日晚涼乃跨馬登岸依舟而行忽逢淺沙亂流蘆葦青翠因縱轡飲馬而蘆枝有拂鞍者宥因閑援熟視忽見新絲筝絃周纏蘆心宥即搜蘆伸絃其長倍尋與試縱之應手復結宥甚駭因寘於懷行次江館其家室已維舟入亭矣宥故駙馬也家有

妓樂卽付箏妓曰我於蘆心得之頗甚
新緊然沙洲江激是何自而來吾甚異
之試施於器以聽其音妓將安之更無
少異惟短二三寸耳方饌妓卽置之起
食隨置復紉及食罷就視則已蜿蜒舒
展還蠕搖動妓乃驚告衆來競觀而雙
眸瞭然矣宥駭曰得非龍乎遽命衣冠
焚香致敬盛諸盂水之內而投於江纔

及中流風浪皆作烝雲走電咫尺昏晦俄有白龍長百丈拏攫昇天衆咸覩之良久乃滅

蔡少霞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蚤歲明經得第選蘄州參軍秩滿漂寓江淮者久之再授兗州泗水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爲終焉之計居

處深僻俯近龜蒙水石煙霞擅衆殊勝少霞世累早祛尤諳夙尚於一日汾溪獨行忽得美蔭因就憩焉神思昏然不覺成寐因爲褐衣鹿幘之人夢中召去隨之遠遠乃至城郭處所碧天虛曠瑞日曈曨人俗潔清卉木鮮茂少霞舉目移足惶惑不寧即被導之令前經歷門堂深邃莫測遙見主人當軒獨立少霞

遽脩敬謁匡人謂曰愍子虔心今宜領事少霞靡知所謂復爲鹿幘人引至東廊止于石砌之側謂少霞曰召君書此賀謁良因少霞素不工書即極辭讓鹿幘人曰但據文而錄胡乃拒違俄有二青僮自北而至一捧牙箱內有兩幅紫絹文書一賷筆硯即付少霞曰法此而寫少霞凝神搦管頃刻而畢因覽讀之

已記於心矣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眞人山玄卿撰良常西麓源澤東瀕新宮宏宏崇軒巘巘雕甍盤礎鏤檀竦楶壁瓦鱗差瑤階肪截閣凝瑞霧樓橫祥霓騶虞巡徼昌明捧閽珠樹規連玉泉矩泄靈飆迸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眞班列仙翁鵠駕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爲屑桂旗不

動蘭屋互設妙樂竟臻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簫冷激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綷闕易遐虛語童初浪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淸寧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於是少霞方更周視遂爲虎情人促之怱遽而返醒然遂寤急命紙筆登即紀錄自是究豫好奇之人多詣少霞詢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爲

立傳焉用弱亦嘗至其居就求第一本視之筆迹宛有書石之態少霞無文乃孝廉一叟耳固知其不妄矣少霞爾後脩道尤勵元和末已云物故

集異記卷第一

集異記卷第二

唐河東薛用弱

集翠裘　王維　王渙之
張鎰　裴通遠　邢曹進
韋知微　狄梁公　寧王

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

奉雙陸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座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爲對梁公指所衣紫絁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爲不等矣梁公起對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

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快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説而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褫其袍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王維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尤爲岐王

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皐聲稱籍甚客有出入九公主之門者爲其致公主邑司牒京兆試官令以九皐爲解頭維方將應舉具其事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主之强不可力爭吾爲子畫焉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之新聲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當詣此維即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

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則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賫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攜酒樂奉讌即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於前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自詢

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爲文乎維即出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駭曰皆我素所誦習者常謂古人佳作爲子之爲乎因命更衣昇之客右維風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爲諸貴之所欽矚岐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爲解

頭試爲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已承貴主論託張九皐矣公主笑曰何與兒事本爲他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取解當爲子力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

王渙之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畧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黎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

可以窺覩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强

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俚之詞耳陽春白雪之曲豈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爲師

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諭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僊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二子從之飲醉竟日

張鎰

張相公鎰爲大曆中守工部尚書判度支因奏事稱旨代宗面許宰相恩澤猶厚張公自日以冀而累旬無耗忽夜夢有人自門遽入抗聲曰任調拜相張驚寤因思中外初無其人尋繹不解有外甥李通禮者博學善智張公因召而示之命研其理李生沉思良久因賀曰舅作

相矣張公卽詰之誦禮答曰係謂反語是饒甜饒甜無逾甘草甘草獨爲珍藥珍藥反語卽舅名氏也張公甚悅俄有走馬吏報曰白麻適下公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裴通遠

憲宗遷葬于景陵都城人士畢至時有前集州司馬裴通遠家在崇賢里妻女

輩亦以車輿縱觀於通化門及歸日勢已晚車馳馬驟自平康北街後乃有白頭嫗徒步奔走隨車而來氣力殆盡至尺門街夜鼓將動車馬轉速嫗亦忙遽而行車中有老青衣從西小女輩中或有哀其奔迫者則問其所居對曰崇賢里謂與嫗同里余亦將歸若步復不逮懼犯禁車中尚可通容能登車至里

門不出其嫗乃抱愧于寧因命同載及至則珍重辭謝而去乃於車中遺下小紅錦囊諸女笑而共開之中有白羅製爲逝者覆面之物四焉諸女驚駭登棄於路自是不旬日四女相次而卒

邢曹進

贈工部尚書邢曹進至德以來名爲河朔之健將也守職魏郡爲田承嗣所縻

猷因討叛飛矢中目左右與之拔箭而鏃留於骨徵醫甚衆爲卽以鐵鉗遺有力者挾而出之痛毒則極其鏃堅然不可搖動晉進疼楚計無所施妻孥輩但爲廣脩佛事用希慈蔭數日則又以索縛身于牀復命出之而特牢如故晉進呻吟忍耐俟死而已忽因晝寢夢見胡僧入於廡中背進則以所帶許之胡僧

久而謂曰能以米汁注於其中當自愈
矣及縉登言於醫工醫工曰米汁卽泔
也豈宜潰瘡哉遂命廣詢於人人莫諭
者明日忽有胡僧詣門丐食因遂召入
而曹進中室遥見乃昨之所夢者矣卽
延之俯近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灌以
寒食餳當知其神驗也曹進遂悟餳爲
米汁況所見復肖夢中則取之如法以

點應手清涼頓減酸楚然既夜其瘡稍癢卽令娼取綳縛用力以拔鉗纏及臉鏇已窸然而出後傳藥不旬日而差矣吁西方聖人恩祐顯灼乃著此之明徵邪

韋知微

開元中士人韋知微者選授越州蕭山縣令縣多山魈變幻百端無敢抵者而

前後官吏事之如神然終遭其害知微既至則究其宿宅廣備薪樕伺候集聚因環薪縱火衆持兵刃焚煞殆盡而邑中累月蹤跡枉絕忽一日晨朝有客詣縣門車馬風塵僕馭憔悴投刺請謁曰蘭陵蕭慥知微初不疑慮即延入上座談論笑謔敏辯無雙知微甚加顧重因授館休焉客乃謂知微曰僕途經峽中

收得猴雛智能可玩敬以奉既乃出懷中小盒開之而有獮猴大纔如栗跳躑宛轉識解人情知微奇之因攜入諸異於宅內獼猴於是騰躍踴躑化爲虎焉扃閉不及兵仗靡加知微閫閭皆爲嚙噬孑遺無有矣

狄梁公

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鍼術顯慶中應

制入關路由華州關開之北稍人廣衆聚觀如堵梁公引轡遥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疋郎就觀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臥牌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蔕綴鼻纔如食筋或觸之酸痛刻骨於是兩眼爲贅所縋目睛翻白痛楚危亟頃刻將絶公惻然久之乃曰吾能爲也其父母洎親屬叩顙祈請郎

輦千縑遺于坐側公因令扶起即於腦後下鍼寸許乃詢病者曰熱氣已達病處乎病人頷之公遽拔鍼而瘀聲應手而落雙目發亦如初曾無瘡痛其父母親眷且泣且拜則以縑物奉焉公笑曰吾哀爾命之危遇吾急病行甚耳吾非鬻伎者也不顧而去焉

寧王

寧王方集賓客讌話之際鬻馬牙人麴神奴者請呈二馬焉寧王即於中堂閱試步驟毛骨形相神駿精彩座客觀之不相上下寧王頷問神奴曰其價幾何牙人先指曰此一千緡次指曰此五百緡寧王忻然謂左右曰如言付錢馬送上廐賓客莫測其價之懸殊即共咨詢寧王曰諸公未喻當爲驗之即令鞭轡

馳驅往復數四笑謂坐客曰辨其優劣否皆曰不知寧王乃顧千緡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埃復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往來十過足下頗生塵埃以此等褒品其價之高下焉座客乃服[illegible]

弦歌精舍

離魂記

天授三年清河張鎰因官家于衡州性簡靜寡知友無子其女二人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絶倫鎰外甥太原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鎰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之後各長成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寮之選者求之鎰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

悲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陰恨悲慟決別上船日暮至山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步行跣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食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

特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兩子與鎰絕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今向五年恩慈間阻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無苦遂俱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至鎰家首謝其事鎰大驚曰倩娘疾在閨中數年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

鎰大驚促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中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以異之疾走報鎰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而合為一體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常祕之惟親戚間有潛知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皆喪二男並孝廉擢第至丞尉事出陳玄祐離魂記云玄祐少常聞此說而

多異同或謂其虛大曆末遇永無縣令
張仲規因備述其本末鎰則仲規堂叔
祖而說極備悉故記之

虞初志

虬髯客傳

虞初志二

唐　張說　撰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

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公之騁辯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既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誦而去公歸逆旅其夜

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托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

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語眞天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屨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

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如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觀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臥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

兄公驟拜之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公出市胡餅客抽腰閒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

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旣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革囊取一人頭幷心肝却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眞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眞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

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子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日曰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迴顧已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

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及期入太原果
復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
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
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致使迎之使廻
而至不衫不履褐裘而來神氣揚揚貌
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
數杯招靖曰眞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
喜自負旣出而虬髯曰吾得十八九矣

然須道兄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有此驢及瘦驢即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到即登焉又別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圍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穩處一妹某日復會於汾陽橋如期至即道士

與虬髯已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奕棋揖而話心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碁道士對奕虬髯與公傍侍焉俄而文皇到來精釆驚人長揖而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盼煒如也道士一見慘然下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卻局哉救無路矣復奚言罷奕而請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

爲念困共入京虬髯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以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李郎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祇謁兼議從容無前却也言畢吁嗟而去公策馬而歸即到京遂與張氏同往一小版門子叩之有應者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愈壯婢四十人羅列庭前奴二十

人引公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妝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妝飾畢請更衣衣又珍異既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紗帽裼裘而來亦有龍虎之狀歡然相見催其妻出拜蓋亦天人耳四人對饌訖陳女樂列奏其前飲食妓樂若從天降非人間之曲食畢行酒家人自堂東舁出二十牀以錦繡帕

覆之既陳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髯曰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欲以此世界求事當或龍戰三二十載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即當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材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縕不世之藝從夫之貴以盛軒裳非一

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榮一妹起陸之貴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吟雲萃固非偶然也持予之贈以佐真主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年當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事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東南相賀因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訖與其妻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步遂不復見公據其宅

乃爲豪家得以助文皇帝之貲遂匡天下貞觀十年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心知虬髯得事也歸告張氏具衣拜賀瀝酒東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興也由英雄所冀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

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乃虬髯所傳耳

虬髯客傳終

右此傳本張燕公譔或曰杜光庭非也其事與唐史不合史稱大業十四年文皇年十八起義兵而煬帝以元年幸江都是時文皇甫六齡安得謂僅二十而有天子相乎

若以此章爲十三年事則楊素之言已久且衛公嘗上高祖急變豈能識天子塵埃中邪其爲子虛烏有之說無疑矣說之豈真昧此特故爲是外繆以顯其寓言耶雖然亦奇甚矣

柳毅傳

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于涇陽者遂往告去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色也然而蛾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楚而謝終泣而對曰賤

妾不幸今日見辱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愧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子而夫壻樂逸爲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旣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迨訴頻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歔欷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

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通洞庭或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爲可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耶唯恐道途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懇願子有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且謝曰負載珍重不復言矣脫獲廻耗雖

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聞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敬請聞之女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兹帶束以他物然後擊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矣幸君子書叙之外悉以心誠之話倚託千萬無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於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毅深

爲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爲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毅復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齕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慎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迴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

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鄉還家乃訪于洞庭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實曰徒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毅停於大室

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請視之則人間珍寶必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精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吾君方幸玄珠閣與太陽道士講火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火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

水為神舉一水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為神聖發一燈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玄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言語畢俄而宮門闢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對曰然跪而復拜君亦拜復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

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爲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閒驅涇水右涘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爲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流漓誠怛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已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

罪不諒鑒聽坐貽聾瞽使閨窻孺弱遠罹構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愛弟也昔爲錢塘長今則致政矣何故不得知

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褒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縻繫於此故錢塘之人日日候焉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拆地裂宮殿擺簸雲烟沸湧俄有赤龍長萬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掣金鎖鎖牽玉柱千雷萬霆繳繞其身霰雪雨雹

一瞬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初恐墮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安撫乃獲自定固告辭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不必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不然幸爲少盡繾綣因命酌互舉以歡人事俄而祥風慶雨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粧千萬笑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

差迫而視之漸所寄辭然而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紅烟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氣環旋入于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須臾又聞怨苦久而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聳神溢立於君左右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

幸爲頑童所辱賴明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冤不然者是爲涇陵之土矣饗德懷恩詞不諭心毅撝退辭謝俯仰唯唯然後迴告兄曰向者辰發靈虛巳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遣責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惕慚懼不知所

還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為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靈聖諒其至冤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是錢塘復再拜坐定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笳角鼙鼓旌

旗劍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鉞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竪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既畢龍君太悅錫以紈綺頒于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

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
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墻雷霆一發
兮其孰敢當荷貞人兮信義長令骨肉
兮還故鄉齊言慙愧兮何時忘洞庭君
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
生死有途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
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眉鬢兮雨雪羅
襦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

來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闋洞庭
君俱奉觴於毅毅踧踖而受爵飲訖復
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
水東流傷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
兮以解君憂哀寃果雪兮還處其休荷
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
將辭去兮悲綢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
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復

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詞謝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綵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媿揖不暇洎酒闌歡極毅辭起復宿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羞者邪愚有衷曲一陳於公爲可則俱免雲霄如

不可則皆夷糞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毅曰請聞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爲親賓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者毅肅然而作歘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孱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懷五嶽洩其

憤怒復見斷鍱金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盡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眞丈夫之志柰何簫管方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之中玄山之間鼓以鱗鬚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

性窮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賢傑有不如
者況江河靈類乎而欲以蠢然之軀悍然
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
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之一甲之間然而
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籌
之錢塘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
聞正論向者詞述狂猾搪突高明退自
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乖閼也

其夕復懽宴其樂如積毅與錢塘遂爲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魂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其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

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出途山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有未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爲莫如遂娶于張氏而又娶韓氏數月韓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曠多感或求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曰浩嘗爲清流宰晩歲好道獨遊

雲泉令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世母憐其小惜其惠美欲擇婿以配焉又何如哉毅乃卜日就禮既而男女二姓俱爲豪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類于龍女而逸艷豐狀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豈有如是之理

逝經歲餘有一子毅益重之既產踰月以禮飾換服召毅於簾室之間笑謂毅曰君不憶余之於昔乎毅曰夙非姻好何以為憶妻曰余即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辱君能救之自此誓心求報洎錢塘季父論親不從乖負宿心悵望成疾中間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遂閉戶剪髮以明無意雖君子棄絕分無見

期而當初之心死不自替他日父母憐其志復欲馳白於君子值君子累娶張韓二氏理不可遣逾張韓繼卒君卜居于茲故余之父母得以為心矣誠忝意今日獲奉君子感喜終世死無恨矣因咽泣良久復謂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余乃言者知君有愛子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懽厚永心故因君愛

君以詭賤質未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春初書來頗笑謂其因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爲誠將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話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抑抆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者達君之冤餘無及也初

言愼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洎錢塘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爲志寧有殺其壻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某素以操貞爲志尚寧有屈於己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胷臆醻酢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

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無始心未爲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懽好心無纖慮也妻因深感嬌泣良久不已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爲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乃相與覲洞庭既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徙

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穀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序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感泊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穀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凡十餘歲代莫知跡至開元末穀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

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稍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毅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來候耳毅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攝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玄容顏益少初迎毅於砌持毅手曰別來瞬息而何髮毛已黃

嘏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毅因出藥五十丸遺嘏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耳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自覩之状歡宴畢嘏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嘏常以是說告于人世殆四紀嘏亦不知所在隴西李朝威叙而歎曰五虫之長必以靈者別斯見矣人裸也移信鱗虫洞庭含納大直錢塘迅疾磊落宜有

秀焉撰詠而不載竊苟憐其意愚義之
爲擬之

紅線傳

潞州節度使薛嵩家有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召俾掌牋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頗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令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滏陽爲鎮命

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節度使令狐章女三鎮交爲姻婭使使日浹往來而田承嗣常患肺氣遇熱增劇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御養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上

逞良日將併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鼜閾延閑杖策庭除唯紅線從焉紅線曰主自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爾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憂者嵩聞其語異乃曰我知汝是異人我暗昧也遂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重恩一旦失

其疆土數若干勳伐盡矣然雖曰此易與耳不足勞手憂焉嘗教其一對魏闕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令一更首途二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即待其却廻也嵩曰然事或不濟反速其禍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闈房飭其行具乃梳烏蠻髻貫金雀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

輕履胸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一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驚而起問即紅線廻矣嵩喜而慰勞問事諧否紅線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床頭金合爲信耳紅線曰某子夜前二刻即達魏城凡歷

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士卒步於庭傳叫風生其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因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趺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縠枕前露一星劒劒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散覆其上然則揚威玉帳坦其心豁於生前熟寢帳中不覺命懸於手下寧

勞擒縱只益傷嗟爾則燃炬煙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器交羅或頭編屏風躲而鼾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其乃拔其簪珥褫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臺銅高揭漳水東流晨雞動野斜月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酧德聊副於依歸所以當夜漏三時往

遂悲宿逕入危邦一道經過五六城冀減其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入魏遺田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箠撾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怛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中狎以宴私

多其錫賚明日專遣使齎帛三萬匹名馬二百匹雜珍異等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彼當捧轂後車來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男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箇月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

生我家今於妾往又旁賴於汝豈可議行紅線曰某前本男子遊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癥某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擧殺其三人陰力見誅降爲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禀凡俚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窮甘鮮寵待有加榮亦甚矣况國家建

慶且無疆此卽違天理當盡殲昨生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列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遂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捿心無外澄清一氣生死長有嵩曰不然以千金爲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友夜宴中

堂嵩以歌送紅線酒請座客冷朝陽爲詞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偽醉離席遂亡所在

長恨傳

唐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勌于旰食宵衣政無小大始委於丞相稍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即世宮中雖良家子千萬數無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熀爗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

靈液澹蕩其間上心油然恍若有遇顧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于壽邸既笄矣鬢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澡瑩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

戴步揺垂金璫明年冊爲貴妃半后服用繇是冶其容敏其詞婉孌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岳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輦止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艷尤態獨能致是蓋

才知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焉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貴爵爲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爲門楣其爲人心羨慕如此天寶末兄

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向闕以討楊氏爲辭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天下國忠奉氂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而去之蒼黃展轉

竟就絶於尺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燮禪靈武明年大宄歸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爲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遷於西内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弟子玉管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顔不怡左右歔欷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杳而不能得適有道士自

蜀來知皇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又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天涯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閣西廂下有洞戶東嚮闔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扣扉有雙鬟童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

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于時雲海沈沈洞天日晚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

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曰爲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徵其意復前跪致詞乞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年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

之夕秦人風俗夜張錦綉陳飲食樹花燔香於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始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復居此復於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决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

不久入關宇雖曾安無自若耳徵諸遺奏太上皇必嗟悼久之餘具國史至憲宗元和元年盩厔縣尉白居易為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陳鴻作傳冠於歌之前目為長恨歌傳居易歌曰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十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不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迴眸一

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寢無暇。春從春遊夜專夜。漢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

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

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紆登劍閣。峨嵋山下少行人。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日轉迴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霑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

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秋燈挑盡未能眠。遲遲鐘漏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舊枕故衾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道士鴻都客。

能以精誠致魂魄。為感君王展轉思。遂
教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
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
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
縹緲間。樓殿玲瓏五雲起。其上綽約多
仙子中有一人名太真。雪膚花貌參差
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
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裡夢魂驚。攬

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邐迤開。雲髻
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
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
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
君王。一別音容兩眇茫。昭陽殿裡恩愛
歇。蓬萊宮中日月長。迴頭下望人寰處
不見長安見塵霧。空將舊物表深情。鈿
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

黄金合分鈿。但令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長恨傳終

虞初志

韋安道傳

虞初志

京兆韋安道起居舍人眞之子舉進士久不第唐大定年中於洛陽早出至慈惠里西門晨鼓初發見中衢有兵仗如帝者之衛前有甲騎數十隊次有宦者持大仗衣畫袴袈夾道前驅亦數十輩又見黃屋左纛有月旗而無日旗又有近侍才人宮監之屬亦數百人中有飛

傘傘下見衣珠翠之服甚大貴如后主之飾美麗光豔其容動人又有後騎皆婦人才官持鉞負弩矢乘馬者亦千餘人時天后在洛安道初謂天后之遊幸時天尚未明問同行者皆云不見又隆衢中金吾街吏不爲靜路之漸明見有後騎一宮監馳馬而至安道因留問之前所過者非人主乎宮監曰非也安

道請問其事宦監但指慈惠里之西門曰公但向此去由里門舊墻而南行百餘步有朱扉西向者扣之問其前當自知矣安道如其言扣之久之有朱衣宦者出應問曰公非韋安道乎曰然宦者曰后上夫人相候已久矣遂延入見一大門如戟門者宦者入通頃之又延入有紫衣宦監與安道語於庭延入一

宮中置湯沐頃之以大箱奉美服一襲其間有青袍玉笏綬及巾靴畢備命安道服之宮監入曰可去矣遂乘安道以大馬女騎導從者數人宮監與安道聯轡出慈惠之西門由正街西南自通利街東行出建春門又東北行約二十餘里漸見夾道戍官者拜於馬前而去凡數處乃至一大城甲士守衛甚嚴如王

者之城凡經數重遂見飛樓連閣下有大門如天子之居而多宦監安道乘馬經翠樓乘殿而過又十餘處遂入一門內行百步許復有大殿上陳廣筵衆樂羅列樽俎九奏萬舞若鈞天之樂美婦人十數如妃主之狀列於筵左右前所與同行宦監引安道自西階而上頃之見殿內宦監如贊者命安道西間東向

西並門之自殿後閤見衛從者先羅立殿中乃微聞環佩之聲有美婦人脩首飾襜衣如謁廟之服臨殿門西向與安道對立乃是昔於慈惠西街飛傘下所見者也宮監乃前白曰居士夫人乃寘數合為匹偶命安道拜夫人安之夫人拜安道受之如人間賓主之禮遂去禮服與安道對坐於筵上前所見十數未嫁

人亦刻坐於左右奏樂飲饌及昏而寢則以其夕偶之尚處子也如此者蓋十餘日所服御飲饌皆如帝王之家夫人因謂安道曰其爲子之妻子有父母不告而娶不可謂禮須從子而歸廟見尊舅姑始得成婦之禮幸也安道曰諾因下令命車駕即日告偹夫人乘黃犢之車車有金畢班文玉飾蓋人間所謂庫

車也上有飛傘覆之車徒僕從如慈惠之西街所觀使安道乘馬從車而行安道左右侍者十數人皆材官宦者之流行十餘里有朱幕城供帳女吏列後於行宮供頓之所夫人遂入供帳中命安道與同處所進飲饌華美頓之又下令命所從車騎減去十七八相次又行三數里復下令去從者乃至建春門左右緣

有二十騎人馬如王者之遊旣入洛陽欲至其家安道先入家人驚其車服之異安道遂見其父母二親驚愕久之詰曰不見爾者蓋月餘矣爾安適耶安道拜而曰偶爲一家迫以婚姻言新婦即至故先上告父母驚愕未竟車騎已及門矣遂有侍婢及閹竪數十輩自外正開傳繡茵綺席羅列於庭及以翠屏畫

帷飾於僕門左右施細纈牀一請舅姑對座邊自門外設二錦步障夫人衣禮服垂珮而入修婦禮畢奉翠垂金瑶羅綵幣什數箱爲人問賀遺之禮置於舅姑之前設及叔伯諸娣家人皆蒙其禮因曰新婦請居東院遂又有隸娸闞婺持房帷供帳之飾置於東院修飾甚麗遂居之父母相與憂懼莫知所來是時

天后朝法令嚴峻惧禍及之乃具以事上奏請罪天后曰此必魅物也卿不足憂朕有善呪術者釋門之師九思懷素二僧可爲卿去此妖也因詔九思懷素往僧曰此不過妖魅狐狸之屬以術去之易耳備先命於新婦院中設饌置坐位請期翌日而至眞歸與以二僧之語命之新婦承命具饌設榼輒無所惧明

日二僧至既畢饌端坐請與新婦相見將施其術新婦遽至亦致禮於二僧二僧忽若物擊之俯伏稱罪目眥鼻口流血又具以事上聞天后因命二僧對曰某所咒者不過妖魅鬼物此不知其所從來想不能制天后曰有正諫大夫明崇儼以大異術制錄天地諸神祇此必可使也遂召崇儼崇儼謂真曰君可以

今夕於所居堂中潔誠坐以候新婦所居室上見異物至而觀其勝則已或不勝則當更以別法制之真如其言至甲夜見有物如飛雲赤光若驚電自崇儀之居飛躍而至及新婦居上忽若為物所撲滅者因而不見使人候新婦乃平安如故乙夜又見物如赤龍之狀拏攫噴毒聲如群鼓乘黑雲有光者至新婦

屋上又若爲物所撲有吻然之聲而滅使人候新婦又如故又至于夜見有物朱髮鋸牙盤鐵輪乘飛雷輪鏜角呼奔而至既及其屋又如物所殺稱罪而滅既而箕明眞怪懼不如其所爲計又具以事告崇儀曰前所爲法是太一符籙法也但可攝制狐魅耳今既無効請更贖之因致壇醮之籙使徵八方厚地山

川河瀆丘墟水木主職鬼魅之屬其數無關祟儀畏之翌日又徵人世上天界部八極之神其數無關祟儀曰神祇所爲魅者則其術制之若然則不可得而知也請誠自見而頭之因命於新婦既設饌請祟儀祟儀至坐請見新婦新婦方肅容將拜祟儀祟儀又忽若爲物所擊奄然自倒稱罪請命目眥鼻口流血

於地真又益驚懼不知所爲其妻因謂眞曰此九思懷素明亞諫所不能制也爲之柰何聞吉安道初與偶之時云是后土夫人此雖人間百術亦不能制之今觀其與安道夫婦之道亦甚相得試使安道致詞請去之或可也眞即命安道謝之曰某寒門新婦靈貴之神今幸與小子伉儷不敢稱敵又天后法嚴懼

由是禍及幸新婦且歸爲舅姑之詬語未終新婦泣涕而言曰某幸得配偶君子奉事舅姑夫爲婦之道所宜奉舅姑之命今舅姑既有命敢不敬從因以即日命駕而去遂與禮告辭於堂下因請曰新婦女子也不敢獨歸願得與韋郎同去貞悅而聽之遂與安道俱行至建春門外其前時車徒悉至其所都城僕

使無衛悉如前至城之明日夫人被法服居大殿中天子朝見之像遂見奇容異狀之人來朝或有長丈餘者皆戴華冠長劍被朱紫之服云是四海之內嶽瀆河海之神次有數千百人云是諸山林樹木之神已而又有天下諸國之王悉至時安道與夫人坐側置一小牀令觀之因最後通一人云大羅天女安道視

之天后也夫人乃笑謂安道曰此是予之地主少避之令安道入殿內小室中既而天后拜於庭下禮甚謹夫人乃延天后上天后數四辭然後登殿再拜而坐夫人謂天后曰某以有冥數當與天女部內一人韋安道者爲匹偶令冥數已盡自當離異然不能與之無情此人苦無壽某嘗在其家本願與延壽三百

歲使官至三品爲其尊父母厭迫不得久居人間因不果與成其事命天女幸至爲與之錢五百萬與官至五品無使過之恐不勝任安道命薄耳因而命安道出使拜天后夫人謂天后曰此天女之屬部人也當受其拜天后進退色甚不足而受之於是諾而去夫人謂安道曰以郎當壽盡其爲郎更益此勢可成

千世之名再因居安道於一小殿使畫籠設幕召自古帝王及功臣之有名者於前令安道圖寫凡經月餘悉得其狀集成二十卷於是安道請辭去夫人命車駕於所都城西設離帳祖席與安道決別涕泣執手情若不自勝并遺以金玉珠瑶盈載而去安道既至東都入建春門闔金吾傳令於洛陽城中訪韋安

道已將月餘既至謁天后坐小殿見之具述前夢與安道所敘同遂以安道爲魏王府長史賜錢五百萬取安道所盡帝王功臣圖視之與其祕術之舊者皆驗至今行於代焉天策中安道竟卒於官

韋安道傳終

周秦行紀論

李德裕撰言發於中情見乎辭則言辭者志氣之來也故察其言而知其內觀其辭而見其意矣余嘗聞太牢氏（涼國李公嘗呼牛僧孺曰太牢涼公名不便故不書）好奇怪其身險易其行以其姓應國家受命之讖曰首尾三麟六十年兩角犢子恣狂顛龍蛇相鬭血成川及見著玄怪録多造隱語人

寡可解其或能曉一二者必附會焉縱司馬取魏之漸用田恒有齊之由故自卑秩至於宰相而朋黨若山不可動搖欲有意擺撼者皆遭巫坐莫不側目結舌事具史官劉軻日曆余得太宰周秦行紀反覆覩其太牢以身與帝王后妃冥遇欲證其身非人臣相也將有意於狂顛及至戲德宗爲沈婆兒以代宗皇

后爲沈婆令人骨戰可謂無禮於其君甚矣懷異志於圖讖明矣余少服膺文仲之言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故懸太牢已又前知政事欲正刑書力未勝而罷余讀國史見開元中御史汝南周子諒彈奏牛仙客以其姓符圖讖雖似是而未合三鱗六十之數自裴晉國與余宗國偃名不彭原程趙

郡鄉諸從兄姝太宰如雖頗類余志非懷私忿蓋懸其態識也太宰作鎮襄州日判復州刺史樂坤賀武宗監國狀曰閑事不足爲賀則倚姓敢如此耶會余復知政事將欲發覺未有由値邪昭義得與劉從諫交結書因竄逐之豈乎爲人臣陰懷逆節不獨人得誅之鬼得誅矣凡與太宰膠固求當不是流蕩無賴

輩以相表裏意太宰有非望而就佐命焉斯亦信符命之致或以中外罪余於太宰愛憎故明此論庶乎知余志所恨未暇族之而余又罷豈非王者不死乎遺禍貽於國亦余大罪也儻同余志繼而爲政宜爲君除患曆既有數意非偶然若不在當代其必在於子孫須以太宰少長咸寘於法則刑罰中而社稷安

無患於六百四十年後諳余致君之道分隔於明時嫉惡之心敢辜於早歲因援毫而攄宿憤亦書行紀之跡于後

周秦行紀

余貞元中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闕南道鳴皐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不至更十餘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香氣因趨進行不知近遠見火明意謂莊家更前驅至一大宅門庭若富豪家黃衣閽人曰郎君何至余答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往家本往大安

民舍談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誰何黃衣曰有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余問誰氏宅黃衣曰第進無須問入十餘門至大殿殿蔽以珠簾有朱衣紫衣人百數立階陛間左右曰拜殿下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不當來何辱至余曰臣家宛下將歸失道恐死豺

虎敢乞託命太后遣軸簾避席曰妾故漢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著練衣狀貌瑰偉不甚年高勞余曰行役無苦乎召坐食頃聞殿内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尋況又遇嘉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屈兩箇娘子出見秀才良久有女二人從中至從者數百

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不粧衣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曰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隱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近多服花繡年低薄太后后曰此元帝王嬙余拜如戚夫人王嬙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空中見五色雲下聞笑語聲寖近太后曰（楊潘）至矣忽

車音馬跡相雜羅綺煥爛傍襯不繪有二女子從雲中下余起立於側見前一人纖腰修眸容甚麗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來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眞妃子余卽伏謁拜如臣禮太眞曰妾得罪先帝（先帝謂肅宗也）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禮豈不虛乎不敢受却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視小質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

后曰齊潘淑妃余拜之如妃子既而太后命進饌少時饌至芳潔萬端皆不得名字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具酒其器用盡如王者太后語太眞曰何久不來相看太眞謹容對曰三郎（天寶中宮人呼玄宗多曰三郎）數幸淸寧宮從不得至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對太眞視潘妃而對曰潘妃向玉

奴（太真名也）說懊惱東昏侯疏狂終日出獵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余今天子爲誰余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曰沈婆兒作天子也大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對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無嫌但言之余曰民間傳聖武太后首肯三四太后命進酒加樂樂妓皆少女子酒環行數周樂亦隨輟太后請戚夫人

鼓琴夫人紉揩以玉環光照于座（西京雜記云高祖與夫人環照見指骨也）引琴而鼓聲甚怨太后見牛秀才避逆旅劉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無以盡平生歡牛秀才固才士盍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與牋筆逡巡詩成薄后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至今猶愧管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煙草幾經秋復春王嬙詩曰雪裏穹廬不

見春漢衣雖舊淚垂新如今最恨毛延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人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能粧粉恨君王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木彊太眞詩曰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牀雲雨馬嵬分散後驪宮不復舞霓裳潘妃詩曰秋月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鄴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披金縷衣再

盡邀余作詩余不得辭遂應命作詩曰
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仙共
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
善笛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且多媚
潘妃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時令吹笛
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識此否石
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
太后因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乃謝

而作詩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辭畢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人爲伴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成長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潘妃辭曰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玉兒不擬負他綠珠辭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太后曰太眞今朝先帝貴妃不可言

其他太后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單于復爲株絫若[illegible]單于婦固肖用且苦寒地胡鬼何能爲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然羞恨俄各歸休余爲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持別忽聞外有太后命余遂出見太后太后曰此非郎君久留地宜亟還便別矣幸無忘向來歡更索酒酒再行已戚夫人潘

妃緑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衣送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矣余就大安里問其里人里人云此十餘里有薄后廟余却迴望廟荒毀不可入非向者所見矣余衣上香經十餘日不歇竟不知其如何

周秦行紀終

枕中記

開元十九年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設榻施席擔囊而坐俄有邑中少年盧生衣短裘乘青駒將適于田亦止邸中與翁接席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裝弊褻乃歎曰大丈夫生世不諧而困如是乎翁曰觀子膚極腴體胖無恙談諧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吾

此若生耳何適之為翁曰此而不適於何爲適生曰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茂而家用肥然後可以言其適吾志於學而游於藝自惟當年朱紫可拾今已過壯室猶勤田畝非困而何言訖目昏思寐是時主人蒸黃粱爲饌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切囑曰子枕此必當令子榮適如志矣

其枕瓷而竅其兩端生俯首就之寐中見其竅大而明若可處舉身而入遂至其家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而產甚殷由是衣裘服御日以華侈明年舉進士登甲科解褐授校書郎應制舉授渭南縣尉遷監察御史起居舍人爲制誥三年即真出典同州尋轉陝州生好土功自陝西開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

賴之立碑頌德遷汴州嶺南道採訪使入京爲京兆尹是時神武皇帝方事夷狄吐蕃新諾羅龍莽布攻陷瓜沙節度使王君㚟新被殺投河湟戰恐帝思將帥之任遂除集御史中丞河西隴右節度使又破戎虜七十級開地九百里築三大城以防要害北邊賴之以石紀功焉歸朝策勳恩禮極崇轉御史大夫吏

部侍郎物望清重雅情翕習大爲當時宰相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端州刺史三年徵還除戶部尚書未幾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令嵩裴侍中光庭同掌大政十年嘉謨密命亦由三接獻替啓沃號爲賢相同列者害之遂誣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下獄府吏引徒至其門追之甚急生惶駭不測泣謂

妻子曰吾家本山東良田數頃足以禦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復衣短裘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刃欲自裁其妻救之得免其罹者皆死生獨有中人保護得減死論繫驩州數歲帝知其冤復起爲中書令封趙國公恩旨殊渥備極一時生有五子傳倜儉位倚傳爲考功員外儉爲侍御史位爲太

常承季子倚最賢年二十四爲右補闕其姻媾皆天下族望有孫十餘人凡兩竄嶺表再登台鉉出入中外迴翔臺閣三十餘年間崇盛赫奕一時無比末節頗奢蕩好逸樂後庭聲色皆第一前後賜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老屢乞骸骨不許及病中人候望接踵於路名醫上藥畢至焉將終上既固

臣本山東書生以田間爲娛偶逢聖運
得廁官庠過蒙褒獎特受鴻私出擁旄
鉞入參鼎鼐輔周旋中外綿歷歲年有忝
恩造無裨聖化資秉致寇饑濤臨兢日
極一日不如老衰將至今年逾八十位
歷三公鍾漏將歇筋骸俱弊彌留沉困
殆將澌盡顧無就效上答休明空負深
恩永辭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聞詔曰卿以俊德作余元輔出雄藩垣入贊緝熈昇平二紀寔卿是賴比因疾累日謂痊除豈遽沉頓良深憫默今遣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針灸爲余自愛讌冀無妄期于有喜其夕卒盧生欠伸而寤見方偃於邸中顧呂翁在傍主人蒸黃粱尚未熟觸類如故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耶翁笑

謂曰人世之事亦猶是矣生然之良久謝曰夫寵辱之數得喪之理生死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而去

南柯記

東平淳于棼吳楚游俠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行累巨產養豪客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使酒忤帥斥逐落魄縱誕飲酒爲事家居廣陵郡東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幹修永清陰數畝淳于生日與羣豪大飲其下以貞元七年九月因沉醉致疾時二友人於坐

扶生歸家臥於堂東廡之下二友謂生曰子其寢矣余將秣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髣髴若夢見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國王遣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覺下榻整衣隨二使至門見青油小車駕以白牡左右從者七八扶生上車出大戶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即驅入穴中生意頗甚異之不

敢致闊豁見山川風候草木道路與人世甚殊前行數十里有郛郭城堞車輿人物不絕於路生左右傳車者傳呼甚嚴行者亦爭闢于左右又入大城朱門重樓樓上有金書題曰大槐安國執門者趨拜奔走旋有一騎傳呼曰王以駙馬遠降令且息東華館因前導而去俄見一門洞開生降車而入彩檻彫楹華

茶珍果列植于庭下凡接茵褥簾幃肴饌陳設于庭上坐定擯自階復有呼曰右相且至生降階抵揖有一人紫衣象簡前趨賓主之儀敬盡焉右相曰寡君不以弊國遠僻奉迎君子詘以國親生曰某以賤介之躬豈敢是望右相因請坐固辭其所行可百步入朱門列戟森鉞布列左右軍吏數百儕易道側坐有

平生酒徒周弁者亦邇其中生私心悅之不敢前問右相引生升廣殿御衛嚴肅若至尊之所見一人長大端嚴居正位衣素練服簪朱華冠生戰慄不敢仰視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賢尊命不棄小國許令次女瑤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詞王曰且就賓宇續造儀式有頃右相亦與生偕還館舍

生思念之意必以為父在邊將困投虜中不知存亡將謂父此番交遂而致茲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是多燕鳫帶帛威容儀度妓樂絲竹肴膳燈燭車騎禮物之用無不咸備有羣女或稱華陽姑或稱青溪姑或稱上仙子或稱下仙子若是者數輩皆侍從數十冠翠鳳冠衣金露帔綵碧金鈿目不可視邀遊戲樂

往來其門爭以淳于郎為戲弄風態妖麗言詞巧艷生莫能對後有一女謂生曰昨上巳日吾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於天竺院觀石延舞婆羅門吾與諸女坐北牖石榻上時君少年亦解騎來看君獨強來親洽言調笑謔吾與窮英妹結絳巾挂于竹枝上君獨不憶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於孝感寺侍上真子

聽契玄法師講觀音經吾於講下捨金鳳釵兩隻上眞子捨水犀合子一枚時君亦講筵中於師處請釵合視之賞歎再三嗟異良久顧余輩曰人之與物皆非世間所有或問吾氏或訪吾里君亦不答情意戀戀矚盼不捨君豈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群女曰不意今日與此君爲眷屬復有三人冠

帶甚偉前揖生曰奉命爲駙馬相者中一人與生且故生指曰子非馮翊田子華乎因曰然生前執手叙舊久之生謂曰子何以居此乎華曰吾放遊獲受知於右相武成侯段公因久栖託生復問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華曰周生貴人也職爲司隸權勢甚盛吾數蒙庇護言笑甚懽俄傳聲曰駙馬可進矣三子取

飾佩冕服更衣之乎華曰不意今日獲覩盛禮敢無以相忘也有仙姬數十奏諸異樂婉轉清亮曲調悽惻非人間之所聞聽有執燭引導者亦數十左右見金翠步障彩鶴玲瓏不斷數里生端坐車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因子華數言笑以解之向者群女姑嫂各乘鳳翼替亦往來其間至一門號修儀宫群仙姑

姊亦紛然在側令生降輦拜揖讓拜降一如人間徹障去扇見一女子云號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儼若神仙交歡之禮頗亦明顯生自爾情義日洽榮曜日盛出入車服遊宴賓御次於王者王命生與羣寮備武衛大獵於國西靈龜山山阜峻秀川澤廣遠林樹豐茂飛禽走獸無不蓄之師徒大獲竟夕而還生

因他日啓王曰卽頃結好之日太王云奉臣父之命臣父頃作邊將用兵失利陷沒胡中爾來絕書告十七八歲矣王既知所在臣請一往拜覲王遽謂曰親家翁職守北土信問不絕卿但具書狀知聞未用便去遂命妻致饋賀之禮一以遺之數夕還答生驗書末意皆父平生之跡書中憶念教誨情意委曲皆如

昔年僕問生親戚存亡閭里興廢復言路道乖遠風煙阻絕詞意悲苦言語哀傷又不令生來覲云歲在丁丑當與女相見生捧書悲咽情不自堪他日妻謂生曰子豈不思爲官乎生曰我放蕩者不習政事妻曰卿但爲之余當奉贊妻遂白於王累日謂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太守黜廢欲藉卿才可曲屈之便與

縣女同衛生敦授教命王遂敕有司備夫守待李因出金玉錦繡箱奩僕妾車馬列於廣衢以餞公主之行生少遊俠曾不敢有望至是甚恍因上表曰臣將門餘子素無藝術猥當大任必敗朝章自悲負乘坐致覆餗今欲廣求賢哲以贊不逮伏見司隸潁川周弁忠亮剛直守法不回有毗佐之器處士馮翊田子

皆清慎通變達政化之源二人與臣有十年之舊備知才用可託政事周請署南柯司憲田請署司農庶使臣政績有聞憲章不紊也王並依表以遣之其夕王與夫人餞于國南王謂生曰南柯國之大郡土地豐穰民物豪盛非惠政不能治之況有周田二贊卿其勉之以副國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剛好酒

如之少年爲婦之道貴乎柔順爾善事之吾無憂矣南柯雖封境不遙晨昏有間今日暌別寧不沾巾生與妻拜首南去登車擁騎言笑甚歡累夕達郡郡有官吏僧道耆老音樂車輿武衛鑾鈴爭來迎奉人物闐咽鍾鼓喧譁不絕十數里見雉堞臺觀佳氣鬱鬱入大城門門亦有大牓題以金字曰南柯郡城見朱

軒棨戸森然深邃生下東省風俗瘵病若政事委以周田郡印大理國守郡主十載風化廣被百姓歌謡建功德碑立生祠宗臣甚重之賜食邑錫爵位居台輔周田皆以政治著聞遞遷顯職生立男五女男以門蔭授官女亦娉于王族榮躍顯赫一時岁盛代莫比之是歲有檀蘿國者來伐是郡主命其練將訓師

以征之乃表周求將兵會萬以捍賊之衆于獨臺城并剛勇輕適與徒敗績并單騎與身潛遁夜歸城賊亦收輜重鎧甲而還其因困并以請罪亟進繼之是用同憲周并直發帶齊生妻公主遠族甸劉承燕出圍請罷都護進國亟許之復以司農興子華行南河太守事生京慟發引威儀盛途路咨嗟號人吏撫

餞攀轅遮道者不可勝數遂達于國王
與夫人素衣哭于鄰侯屬壙之葬諸公
主同順儀公主備儀仗羽葆鼓吹葬於
國東十里盤龍岡是月故司憲子榮傳
亦護喪赴國生父鎮外藩結好中國貴
門豪族靡不是洽自罷都還國出入無
恒交遊賓從威福日盛王意疑憚之時
有國人上表云玄象譴見國有大恐都

邑遷徙宗廟崩壞釁起他族事在蕭牆時議遂生侈僭之應也遂奪生侍衛禁出遊後處之私第生自恃守郡多年曾無敗政流言怨悖鬱鬱不樂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親二十餘年不幸小女夭枉不得與君子偕老良用痛傷夫人因留孫自鞠育之又謂生曰卿離家多時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留此無以

為念後三年當令迎生生曰此乃家矣
何更歸焉王笑曰卿本人間家非在此
生忽若惛睡瞢然久之方乃發悟前事
遂流涕請還生顧左右以送生生再拜
而去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至大戶
外見所乘車甚劣左右親使御僕遂無
一人心甚歎異生上車行可數里復出
大城宛是昔年東來之途山川原野依

然如舊所送二使者甚無威勢生逾怏怏問使者曰廣陵郡何時可到二使謳謌自若雖之乃答曰少頃即至俄出一穴見本里閭巷不改往日潸然自悲不覺流涕二使者引生下車入其門升自階已身臥于堂東廡之下生甚驚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數聲生遂發寤如初見家之僮僕擁篲于庭

客濯足于搨斜日未隱于西垣餘樽尚堪于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生感念嗟歎遂呼二客而語之驚駭因與生出外尋槐下穴生指曰此即夢中所經入處二客將謂狐狸木媚之所爲祟遂命僕夫荷斤斧斷擁腫折查枿尋穴究源旁可袤丈有大穴洞然明朗可容一搨根上有積土壤以爲城郭臺殿之狀

有蟻數斛隱聚其中中有小臺其色若丹二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寸左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之其王矣即槐安國都也又窮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轉方平亦有土城小樓群蟻亦處其中即生所領南柯郡也又一穴西去二丈磅溥空圬嵌窞異狀中有一腐龜殼大如斗積雨浸潤小草叢生繁

茂翳薈掩映振殼即生所獵靈龜山也又窮一宂東去丈餘古根盤屈若龍虺之狀中有小土壤高尺餘即生所葬妻龍岡之墓也追想前事感歎于懷披究窮跡皆符所夢不欲二客壞之還令掩塞如舊是夕風雨暴發旦視其宂遂失羣蟻莫知所去故先言國有大恐都邑遷徙此其驗矣復念檀蘿征伐之事又

請一客訪跡于外宅東一里有古涸澗側有大檀樹一株藤蘿擁織上不見日旁有小穴亦有群蟻隱聚其間檀蘿之國豈非此耶嗟乎蟻之靈異猶不可窮況山藏木伏之大者所變化乎時生酒徒周弁田子華並居六合縣不與生過從旬日矣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周生暴疾已逝田子華亦寢疾乎牀生感南

柯之浮虗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門絶棄酒色後三年歳在丁丑亦終于家時年四十七將符宿契之限矣公佐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吳之洛憇泊淮浦偶覿淳于生兒楚詢訪遺跡飜覆再三事皆摭實輒編錄成傳以資好事雖稽神語怪事涉非經而竊位貪生與將爲戒後之君子幸以南柯爲偶然無以名

徵驕于天壤間云

前華州參軍李肇贊曰

貴極祿位　權傾國都　達人視此

蟻聚何殊

虞初志

嵩岳嫁女記

三禮田璆者甚有文通熟群書與其友鄧韶博學相類皆以人昧不能彰其明家于洛陽元和癸巳歲中秋望夕攜觴晚出建春門期望月於韶別墅行二三里遇韶亦攜觴自東來駐馬道周未决所適有二書生乘驄復出建春門揖璆韶曰三君子挈榼得非求今夕望月之

蜿于其弊斑水竹臺榭名聞洛下東南去此亞二里儻能迂轡冀展傾蓋之分耳璆韶甚愜所望乃從而往問其姓氏多他語對行數里桂輪已昇至一車門始入甚荒涼又行數百步有異香迎前而爽則豁然真境矣飛泉交流松桂夾道奇花異草照燭如畫好鳥騰翥相關璆韶請疾焉飛觴書生曰足下橋中厥

味何如瓔韶曰乾和五醆雖上清醍醐計不加此味也書生曰某有端露之酒釀於百花之中不知與足下五醆孰愈耳謂小童曰折燭夜一花傾與二君子嘗其花四出而深紅圓如小瓶徑三寸餘綠葉形類盃觸之有餘韻小童折花至傾於竹葉中凡飛數巡其味甘香不可比狀飲訖又東南行數里至一門書

生揖二客下馬命以燭夜花中之餘資諸從者飲一巨盃皆大醉各止于戶外乃引客入則有鸞鶴數十騰舞來迎步而前花轉繁酒味尤美其百花皆芬香壓枝于路傍凡歷池館臺榭齊皆陳設盤筵若有所待但不留璆韶坐璆韶飲多行又甚倦請暫憩盤筵盡生同坐亦何難但不利於君耳璆韶詰其由曰余名

中天群仙會於兹岳籍君神魄不雜腥
羶請以知禮導昇降此皆諸仙位坐不
宜塵觸耳言訖見直北花燭亘天簫韶
沸空駐雲母雙車於金堤之上設水精
方盤於瑶幄之內群仙方奏霓裳羽衣
曲書生前進有命再拜夫人夫人褰帷
笑曰下城之人而能知禮然腥食之氣
猶然射人不可近他貴壻可名賜薰髓

酒一盃瓊韶飲訖覺肌膚温潤稍異常人呼吸皆異香氣夫人問左右誰人召來曰衛符卿李八百夫人曰便令此二童接待於是二童引瓊韶於群仙之後縱目瓊問曰相者誰曰劉綱侍者誰曰茅盈東隣女彈箏擊筑者誰曰麻姑謝自然幄中坐者誰曰西王母俄有一人駕鶴而來王母曰文瑩有玉女問曰禮

生來未於是引璆韶進並於碧玉堂下左劉君咲曰適緣蓮花峯士奏章事須決遣尚多未來客何言久望乎王母同奏章事者有何所為曰論浮梁縣令李延年矣以其人因賄賂履官途以苛虐為官政生情於案牘忠恕之道蔑聞唯雄於貨財巧為之計更作自貽覆餗以促餘齡但以蓮花峯叟徇從於人奏章

甚懇惻紓死限畫延五年瓊問劉君誰因漢朝天子續有一人駕黃龍戴黃旂尊以筐敢從以嬪嬙及瑤幄而下丑毋復問曰李碧來何遲曰爲救龍神散水旱之計作瀰淮禁以殲妖逆漢主同秦百姓何曰上帝亦有此問宁一表斷其惑衆曰可得聞乎曰不能悉記略舉大綱耳其衆云其孫其克構丕基德洽兆

廣臨屢深漸匪敢怠荒不勞斷車卒出
夏西蜀之孽不費天府掃東吳上黨之
妖九有已見其朗清一方尚屯其氣祲
伏以虺蜴肆毒痛于淮蔡犲狼尚惜其
口喙螻蟻猶固其封疆若遺時豐人安
是稔群醜但使年餓癘作必搖人心如
此倒戈而攻亦可以席卷禍三州之逆黨
所損至微安六合之疾阽其利則厚伏

請神龍施水癘鬼行灾由此天誅以資戰力漢王曰表至嘉筭既允許可以前賀誅鋤矣書生謂璆部此開元天寳太平之主也未須聞蕭韶自空而下執絳節者前唱言穆天子來奏樂群仙皆起王母避位拜迎二主降階入幄環坐而飲王母曰何不拉取老軒轅來曰他今夕主張月宮之讌非不勤請耳王母又

回瑤池一別後陵谷幾遷移向來觀洛陽東城已坵墟矣定鼎門西路忽焉復新市朝云改名利如舊可以悲歎耳穆王把酒請王母歌以珊瑚鈎擊盤而歌曰觀君酒爲君悲且吟自從頻見市朝改無復瑤池宴樂心王母持盃穆天子歌曰奉君酒休歎市朝非早知無復瑤池興悔駕驊騮草草歸歌竟與王母話瑤

池舊事乃重歌一章云八馬廻乘汗漫
風猶思停傌憩昭宮宴移玄圃情方洽
樂奏鈞天曲未終斜漢露凝殘月冷流
霞盃泛曙光紅崑崙廻首不知處疑是
酒酣濃夢中王母酬穆天子歌曰一曲
笙歌瑤水濱曾留逸足駐征輪人間甲
子周千歲靈境盃觴初一巡玉兎銀河
終不夜奇花好樹鎮長春惟知穆滿餞

詞句歌向俗流疑悞人酒至漢武帝王毋又歌曰珠露金風下界秋漢家陵樹冷脩脩當時不得仙桃力尋作浮塵飄髏頭漢主上王毋酒歌以送之曰五十餘年四海清自親丹竈得長生若言盡是仙桃力看取神仙簿上名帝把酒曰吾聞丁令威能歌命左右召來令威至帝又遣子晋吹笙以和歌曰月照驪山

露溢花似悲先帝早昇遐至今猶有長生麗晴遊溫泉鑿翠華常持盡文之王毋白應須召葉靜能來唱一曲當時事靜能續至跪獻帝酒復歌貝幽薊煙塵別九重貴妃湯殿罷歌鍾中宵扈從無金仗大駕蒼黃發六龍粧匣尚留金翡翠暖池猶浸玉芙蓉荊榛一閉朝元路唯有悲風吹晚松歌竟帝悽愴良久諸

仙亦慘然於是青龍持盃立於車前再拜祝曰上清神女玉京仙郎樂此今夕和鳴鳳凰鳳凰和鳴將翺將翔與天齊休慶流無央仙郎即以鮫綃五千疋海人文錦三千端琉璃琥珀器一百床明月驪珠各十斛贈奏樂仙女乃有四鶴立於車前載仙郎并相者侍者兼有寶花臺俄進法膳凡數十味亦霑及翠鬟娶

韶餗館有仙女捧玉箱托紅牋筆硯而至請催粧詩於是劉綱詩曰玉爲質兮花爲顏蟬爲鬢兮雲爲鬟何勞傅粉兮施渥丹早出婷婷兮縹緲閒於是茅盈詩云水精帳開銀燭明風擺珠珮連雲清休勻紅粉飾花態早攜雙鸞朝玉京巢父詩曰三星在天銀漢迴人間曙色東方來玉苗瓊蕊亦宜夜莫使一花衝曉

開詩既入內有環珮聲即有玉女數十引仙郎入帳召璆韶行禮禮畢書生復引璆韶辭夫人夫人曰非無至寶可以相贈但兩力不任攜挈耳各賜延壽酒一盃曰可增人間半甲子復命衛符卿等引還人間無使歸途寂寞於是二童引璆韶而去折花傾酒步步惜別衛君謂璆韶曰夫人白日上昇驂鸞駕鶴

在積習而已未有積德累仁抱才蘊學卒不享爵祿者吾未之信儻吾子塵牢可踰俗桎可脫自今十五年後待子於三十六峯願珍重自愛復出來時車門握手言別別訖行四五步杳矣所在唯見嵩山嵯峨倚天得樵徑而歸及還家已歲餘室人招魂葬於北郊之原墳草宿矣於是璆韶捐棄家室同入少室山

今不知所在

嵩岳嫁女記

廣陵妖亂志

高駢末年惑於神仙之說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等皆言能役使鬼神變化黃白駢酷信之遂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黨恣爲不法其後亦慮多言者有所漏泄因謂駢曰高眞上聖要降非難所患者學道之人眞氣稍虧靈馭遂絕駢聞之以爲信然乃謝絕人事屏棄妾媵

賓客將逮無復見之者不得已之故則遣人洗浴齋戒詣紫極宮道士授除灾籙謂之解穢然後見之拜起纔終已復聞望自此內外擁隔紀綱因素用之等因大衍威福傍若無人歲月既深根蒂遂固朋之自謂得漢真君張守一是赤松子諸葛巖稱將軍有一蕭勝者謂之秦穆公駙馬皆云上仙遣來爲令公道

侶其鄙褻不經率皆如此話揚縣前一地祗卜廟用之貪賤時常與妻偕此巫舍凡所動靜禱祈後符及得應謂爲眞功遂修崇之廻廊幽室粧樓寢殿百有餘間土木工飾盡瀟灑之選每軍旅大事則以少牢祀之用之守一皆云神遇騈凡有密請即遣一二人致意焉中和元年用之以神仙好樓居請於公廨邸北

跨河爲迎仙樓其斤斧之聲晝夜不絕費數萬緡半歲方就自成至敗竟不一遊扃鐍儼然以至灰燼是冬又起延和閣於太廳之西凡七間高八丈皆飾以珠玉綺窻繡户殆非人工每旦焚香列異寶以祈王母之降及師鐸亂人有發之者於藻井垂蓮之上見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閣上干雲小語猶疑太一聞

燒盡降眞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此近詩祅也用之公然云與上仙來往每對駢或叱咄風雲顧揖空中謂駢群仙來往　於外駢隨而拜之用之指畫紛紜畧無媿色左右稍有異論則死不旋踵矣見者莫測其由但揀膺不敢出口用之忽云后土夫人靈仙遣使就某借兵馬并李筌所撰太白陰經駢遽下兩

縣率百姓葦席數千領畫作甲馬之狀遣用之於廟庭燒之又以五彩箋寫太白陰經十道置於神座之側又於夫人帳中塑一綠衣年少謂之韋郎廟成有人於西廡棟上題一長句詩曰四海干戈尚未寧謾勞淮海寫儀形九天玄女猶無信后土夫人豈有靈一帶好雲侵鬢綠兩行嬌淚拂眉青韋郎年少耽閑

事乘上休看太白經游事者競相傳誦是歲詔於廣陵立駢生祠并刻石頌差州人採碑材於宣城及至揚子院用之一夜遣人密以健牯五十牽至州南鑿垣架濠移入城內及明柵緯如故因令揚子縣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懸購之至晚云被神人移置街市駢大驚乃於其傍立一大木柱上以金書云不

因人力自然而堊即今兩都出兵伐鼓樂迎入碧筠亭至三橋擁闐之處故埋石以讖之偽云人牛拽不動駢乃朱篆數字帖於碑上須臾去石乃行觀者互相謂曰碑動也識者惡之明日揚子有一村嫗詣知府判官陳牒云夜來里胥借耕牛牽碑誤損其足遠近闐之莫不絕倒比至失守師鐸之眾竟自壞墉而進

常與衆相鄭公不快用之知之忽曰適
得上仙書宰執之閒有陰圖令公者使
一俠士來夜當至駢驚悸不已問計於
用之用之曰張先生少年時嘗學斯術
於深井里聶夫人近日不知肯更爲之
否若有但請此人當之無不齏粉者駢
立召守一語之對曰老夫久不爲此戲
手足生疎然爲令公有何不可及期衣

婦人衣匱于別室守一寢於駢臥內至
夜分擲一鋼鐵於階砌之上鏗然有聲
遂出皮囊中兔血灑於庭戶簷宇間如
格鬬之狀明日駢泣謝守一因蒙仙公
再生之恩願粉骨重肉矣乃躬輦金玉
及通天犀帶以酬其勞江陽縣尉薛失
其名亦用之黨也忽一日告駢曰夜來
因巡警至后土廟前見無賴喧戲其中

求卸盩城監騈以當任者有縉與奪之間頗有難色用之曰用勝為盩城者亦為勝也昨得上仙書云有寶劍在盩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人欲遣去耳騈俛俯許之勝至監數月遂匣一銅匕首獻于騈用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者也得之則百里之內妖兵不敢犯騈甚異之遂飾以寶玉常置座隅

時廣陵久雨用之謂駢曰此地當有火災郭邑之間悉合灰燼近日遣金山下毒龍以少雨濡之自此雖無大段燒爇亦未免小小驚動也於是用之每夜密遣人縱火荒祠壞宇無復存者駢嘗授道家畢法用之守一無增焉圖刻一青石如手板狀隱起龍虵遶成文字並星授白雲先生高駢潛使左右置安道院

肴几上駢羾之不勝驚嘗用之曰玉皇以令公燮修功著特有是命錫其鸞鶴不久當降某等此際謫限已滿便應得陪幢節同歸真境也他日瑤池席上亦是人間一故事言訖嗷笑不已遂相與登延秋閣命酒肴極歡而罷後於道院庭中刻木爲鶴大如小駟羈緒中設機捩人或遏之翕然飛動駢嘗羽服跨之

仰視空闊有飄然之思矣南昌嚴齋醮飛錄金冊晝耗資財動逾萬計日居月諸竟無其驗

吕用之都陽安仁里細民也性桀黠略知文字父璜以貨茗爲業來往於淮浙間時四方無事廣陵爲歌鍾之地富商大賈動逾百數璜明敏善酒律多與群商遊用之年十二三其父挈行既慧悟

事諸賈皆得歡心時或整假指雜匱家與奴婢等居數歲橫卒於家乾籍奴群盜攻瀏川里遂他適用之既孤且貧其舅徐魯仁賙給之歲餘通于魯仁室爲魯仁所逐遂圖事九華山道士牟弘微弘徽自謂得道者也用之降志師之傳其驅役考召之術弘微既死用之復著于廣陵遂縠巾布褐用符藥以惑易衣食歲

餘孽相猶公節制淮左有蠱道眞法者遁捕甚急用之禪遊南渡時爲劉鎮京曰召數芳彼若士求輕舉不死之道用之以其術通辯客次逾月不齊請辭海親人俞公猷公甚奇之過爲備服冒之曰江西呂巡官因開薦於撫海及召試公楚與左右附會其術得驗壽署觀察推官仍稱制其名而宰之曰無可喜無

可無不可也自是出入無禁初尋劝樂香火之事明年渤海移鎮用之因請戎服遂署右職用之素負販久客廣陵公私利病無不詳熟鴞鼉之暇妄陳時政得失渤海益奇之漸加委仗先是渤海舊將有梁纘陳拱馮綬董僅公楚歸禮日以疎退渤海至是孤立矣用之乃樹置私黨窺伺動息有不可去者則厚以

金寶攬之左右群小皆市井人見利忘義上下相蒙大逞矯妄仙書神符無日無之更迭唱和罔卹愧恥自是賄賂公行條章日紊頻刑重賦率意而為道路愁嘆各懷亂計用之懼其竊發之變因請置巡察使探聽府城客事湖海盜承制授御史大夫充諸軍都巡察使於是召募府縣先負罪停廢官吏陰探兇猾

者得百許人厚其官傭以備指使各有十餘丁縱橫閭巷間謂之察子至於士庶之家呵妻怒子密言隱語莫不知之自是道路以目有異己者縱謹靜端慤亦不免其禍破滅者數百家將校之中累足屏氣焉

高駢嬖吏諸葛殷袄人呂用之之黨也初自鄱陽將詣廣陵用之先謂駢曰玉

皇以令公文爲人臣機務稍曠獲譴於時君輒遣左右一尊神爲令公道忠羽翼不久當降令公善遇欲其不去亦可以人間優職察之明日般果來遂巾褐見騎於碧筠亭衩形鬼態辮詐蜂起謂可以坐召神仙立變寒暑駭莫測也俾神靈通之謂之道葛將軍也每從容酒席間聽其鬼怪之説聳聽卧忘倦自是

累遷鹽鐵劇職聚財數十萬緡其貌邪陰狡用之發如也有大賈周師儒者其居處花木樓榭之奇爲廣陵甲第殷欲之而師儒拒焉一日殷謂駢曰府城之內當有祅起使其得志非水旱兵戈之匹也駢曰爲之柰何殷曰當就其下建齋壇請靈官鎮之殷即指師儒之第爲處駢命軍候驅出其家是日雨雪驟降

淚漣方盛執事者輙趍進覽師儒攜挈老幼匍匐道路觀者莫不愕然殷遷其族而家焉殷足先患風疽至是而甚每一躁癢命與青衣抆手爬搔血流方止騈性嚴潔甥姪輩皆不得侍坐雖與殷欵曲未嘗不廢寢忘餐或促膝密坐同杯共器遇其風痱忽發卽怱避搔捫指爪之間膿血淋漓斷漱之飲餉曾無難

色左右或以爲言駢曰神仙多以此試人汝輩莫介意也駢前有一犬子每聞殷腥穢之氣則來近之駢怪其馴狎殷笑曰其常在大羅宮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復相識其虛誕率多如此高虐常謂人曰吾知不畢吾滅族寃家也殷性躁虐知揚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男官吏數百人鞭背殆半光啓二年僞朝授殷兼御

史中老旅全忠及城陷竄至灣頭爲邏者所擒腰下獲黃金數斤遣大星帶兩僚既縛入城夸姓衆觀交唾其面尋撮其鬢髮顛亂都盡獄具刑于下馬橋南殺至百餘繳而未絕會師鐸母自子城歸家經過法所遂扶起達冀復蘇于橋下執刺者尋以亘所詬之騎毆過決罰如初始殷老遇北騎虜之所尋布於遞

近其族人嶷以謙損戒殷殷曰男子處於不得遂志既得之富須富貴自處人生寧有兩遍死者至是果再行法及棄屍道左爲仇人剜其目斷其舌兒童輩以瓦礫投之須臾成冢

吳堯卿者家于廣陵初傭保於逆旅善書計因出入府庭遂聞於搢紳始爲監鐵小吏性敏辯事之利病皆心記口調

挑人耳目故丞相李蔚以其能首任之高斛因署堯卿知泗州院兼利國監尋奏爲刺史制命未行會軍變復歸廣陵頃之知浙西院數月而罷又知楊州院兼榷鹺俄僞朝授堯卿御史大夫堯卿託附權勢不問貴賤苟有岐路縱厮養輩必欲延以金玉餌之微似失勢雖素約爲死交則相對終日不復與言邀利

背義如此權貴無不以賄賂交結之故不離淮泗僭竊朱紫塵污官省三數年間盜用鹽鐵錢六十萬緡時王棨知兩使句務下堯卿獄將窮其事爲諸葛殷所保持獲全及城陷軍人識是堯卿者咸請啗之畢師鐸不許夜令堯卿以他服而遁至楚州遇變爲他人所殺棄屍衢中其妻以紙絮葦棺斂之未及就壙

好事者題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獄請去斜封遞上閻羅王昧人以為笑端

崔少玄傳

崔少玄者唐汾州刺史崔恭之小女也其母夢神人綃衣駕紅龍持紫函授於碧雲之際乃孕十四月而生少玄既生而異香襲人端麗殊絕紺髮覆目耳璫及頤右手有文曰盧自列妻後十八年歸于盧陲陲小字自列歲餘陲從事閩中道過建溪遥望武夷山忽見碧雲自

東峯衆中有神人翠冠緋裳告僊曰王華君來乎僊怪其言因誰爲王華君曰君妻即王華君也因是及告之妻曰扶桑夫人紫霄元君果來迎我事既明矣難復隱諱遂整衣出見神人對語久之然类人之音僊莫能辨逡巡揖而退僊拜而問之曰少玄雖胎育之人非陰隲所積豈居無欲爲玉皇左侍書謚曰玉

華君主下界三十六洞學道之流每至
秋分日即持簿書來訪志道之士嘗謫
落所犯爾爲同官四人退居靜室嗟歎
其事恍惚如有欲想太上責之謫居人
世爲君之妻二十三年矣又遇紫霄元
君已前至此今不復近附於君矣至閩
中日獨居靜室陋既駭異不敢輒賤其
國往往有女真或二或四衣長綃衣作

古鬟髻周身光明燭耀如晝來詣其室升堂蹤據燕語通夕陳詰而觀之亦皆天人語言不可明辨試問之曰神仙秘密難復漏泄沈累至重不可不隱誠其言亦祗隱諱洎陳罷府恭叉解卸組得家寄洛陽陳以妻之誓不敢陳泄於其後二載謂陳曰必玄之父葬極于二月十七日某雖神仙中人生於人間爲

有撫養之因若不救之狂其報矣乃請其父曰大人之命將極於二月七日少玄受劬勞之恩不可不護遂發絳箱取扶桑大帝金書（黃庭內景之書）致於其父曰大人之壽當數極矣若非此書不可救免今將授父可讀萬遍以延一紀乃令恭沐浴南向而跪少玄當机授以功章寫於青紙封以素函奏之上帝又召南

計法生真君附奏上帝須史有三朱衣人自空而來跪少玄前進脯羞爚酒三爵手持功章而去恭大異之私詰於陸陸終諱之經月餘遂命陸語曰玉清貞侶將雲余於太上今復召為玉皇左侍書玉華君主化元精炁施布仙品將欲反神還于無形復侍玉皇歸彼玉清君無泄是言遺余父母之念又以救父之

事泄露神仙之術不可久留人世老僧身於此矣匿跪其前嗚呼流涕曰下界蟻虱黷汚上仙永淪穢濁不獲昇騰乞賜指諭以救沉洄又永不忘其恩步玄曰余留詩一首以遺子余上界天人之書皆雲龍之篆下界見之或損或益亦無會者子嘗執管記之其詞曰得一之元匪受自天大老之真無上之仙叙美

則眞形於幽然眞姿臨求神之久留光
含影藏體性剛柔丹霄碧虛上聖之儔
百歲之後空餘墳並隴再拜愛其辭晦
其義理旣請講貫以為指明米去因君
之於道猶未熟臨上仙之韻昭明有時
至景申年中遇鄭邪先生能達此辭與
君開釋分混天竅未關但當係之言畢
克卒九日葬舉體如空發棺視之留衣

而蛻處室十八居閩三歸洛二在人間
二十三年後陲與恭皆保其詩會儒道
達者示之竟不能會至申年中九疑道
士王方古其先瑯邪人也遊華岳廻道
次于陝郊時陲亦客于其郡因詩酒夜
話論及神仙之事時會中皆貴道尚德
各述其異殿中侍御史郭固左拾遺齊推
右司諫宗卿王建皆與崔恭有舊因審

少玄之事於陲出涕泣恨其妻所留之詩絶無會者方古請其辭吟味湏臾即得其指歎曰太無之化金華大仙亦有傳於後學哉時坐客聳聽其辭句解釋流如貫珠凡玄千言方盡其義因命陲執筆盡先生之辭目曰玄珠心鏡好道之士家多藏之

南岳魏夫人傳

魏夫人者任城人也晉司徒劇陽文康公舒之女也名華存字賢安幼而好道靜然恭介讀莊老三傳五經百氏無不讀覽志慕神仙味眞躭玄欲求神仙常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戚往來一無關見常欲別居閑處父毋不許年二十四彊適大保掾南陽劉

文字幼彥生二子長曰璞次曰遐幼彥後爲修武令夫人心期幽靈精誠彌篤二子粗立乃離隔室于齋于別寢將逾三月忽有太極眞人安度明東華大神方諸青童扶桑碧阿陽谷神王景林眞人小有仙王清虛眞人王褒來降褒謂夫人曰聞子密緯眞氣注心三清勤苦至矣扶桑大帝君敕我授子神眞之道

青童君曰清虛天王即汝之師也慶期曰子苦心求道道合來矣景林眞人曰虛皇鑒爾勤感太極已注子之仙名於玉札矣子其勗哉青童君又曰子不更開上道內法晨景玉經者仙道無緣得成也後日當會陽滌山中爾勤密之矣王君乃命侍女華散條李明允等便披雲蘊開玉笈出太上寳文八素隱書大

洞眞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馬神眞虎文高仙羽玄等經凡三十一卷即以授夫人畢王君因告曰我昔於此學道遇南極夫人西城王君授我寶經三十一卷行之以成眞人位爲小有洞天仙王令所授者即南極元君西城王君之本文也此山洞臺乃淸虛之別宮耳於是王君抱此北向執書而祝曰太

上三元九星高眞虛微入道上淸玉晨褒爲太常所敕使教丁魏華存是㠯丹良吉日戊申謹授寳書神金虎文大洞眞經入素玉篇合三十一卷是褭昔精思於陽明西山受眞人太師紫元夫人書也華存當謹按明法以成至眞誦修虛道長爲飛仙有泄我書族及一門身爲下鬼塞諸河源九天有命敢告華存

觀畢王君又曰我昔受秘訣於紫元君諦聽教於師之口云此篇當傳諸眞人不但我得而已子今獲之太帝命焉此書自我當七人得之以白玉爲簡青玉爲字至華存則爲四矣於是景林又授夫人黃庭內景經令晝夜存念讀之萬遍後乃能洞觀鬼神安適六府調和三魂五藏生華色反孩嬰乃不死之道也

於是四眞吟唱各命玉女彈琴擊鍾吹簫合節而發歌歌畢王君乃解摘經中所脩之節度及寶經之指歸行事之口訣諸要粗訖徐乃別去是時太極眞人命北寒玉女宋聯涓彈九氣璈青童命東華玉女烟景珠擊西盈之鍾陽洛神王命雲林玉女賈屈庭吹鳳唳之簫青虛眞人命飛玄玉女鮮于虛金拊九合

玉節太極眞人發排空之歌青童吟太霞之曲神王諷晨啓之章清虛詠駕歘之詞既散之後諸眞元君日夕來降雖幼彥隔壁寂然莫知其後幼彥物故值天下之兆亂夫人撫養內外旁救窮乏亦爲眞仙默示其兆知中原之亂攜二子渡江璞爲庾亮司馬又爲溫太眞司馬安成太守遐字子嵩爲陶太尉侃從

事中郎夫人自洛邑連江南寇盜之中所過之處神明保祐常果元吉二子位既成立夫人遂得冥心齋靜眞靈累感修眞之益與日而進凡在世八十三年以晉成帝咸和九年歲在甲午王君復與東華青童來降與夫人成藥兩劑一曰遷神白騎神散一曰石精金光化形靈丸使頓而服之稱疾不行凡七日太

上玄仙遣飆車來迎夫人乃託劒化形而去徑入陽洛山中明日清童君太極四眞人清虛王君令夫人清齋五百日讀大洞眞經并分别眞經祕要道陵又授明威章奏存祝吏兵符籙之訣衆眞各撰至訓三日而去道陵所以偏教委曲者以夫人在世當爲女官祭酒領職理民效也夫人誦經萬遍積十六年顏

如少女於是龜臺九虛太眞金母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共迎夫人白日昇天北詣上清宮玉闕之下太微帝君中央黃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太道君太素三元君扶桑太帝君金闕後聖君各令使者致命授夫人玉札金文位爲紫虛元君領上眞司命南嶽夫人比秩仙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中主下訓奉

道教授當爲仙者而男之高仙曰眞人
女曰元君夫人受錫專册王母及金闕
聖君南極元君各去使夫人於王君小
有天中更齋戒三月畢九微元君龜山
王母三元夫人衆諸眞仙並降於小有
清虛上四奏各命侍女陳曲成之鈞九
靈合節八音靈際王母擊節而歌三元
夫人彈雲璈而答歌餘眞各歌須臾司

命神仙諸隷屬及南岳迎官並至虎旂龍輦激耀百里中五母諸真乃共與夫人東南而行俱詣天台霍山臺又便道過句曲金壇茅叔申宴會二日二夕又共適于霍山夫人安駕玉宇然後各別初王君告夫人曰學者當去疾除病因授廿草穀仙方夫人服之夫人能隷書小有王君並傳事甚詳悉又述黄庭内

其法敘青精饘飯方後屢降茅山子璞爲差侍中夫人令璞傳法于司徒琅邪王舍人楊羲護軍長史許穆穆子玉斧並皆昇仙陶貞白眞誥所呼南眞即夫也以晉興寧三年乙丑降楊家謂楊君曰修道之士不欲見血見雖避之不如不見又云向過東海中波聲如雷又云上淸虛眞人錦囊中有寶神經昔從紫

微夫人所受吾亦有是西宮定本即是玄圃北壇西瑶之上臺天眞珍文盡藏其中也因授書云若夫仰擲雲輪揔轡太空手携烟霄足躡玉庭身昇帝闕披寶喻精論九玄之逸度洸萬椿之長生眞言玄浪高譚無清今則迴靈塵埃訓我弟子周目五濁勞耕臭腥子所營者道研詠者妙道妙既得吾子加遣慮散

湯斯邪慎之　初云河東桐柏山之西頭適崩二百餘丈吾聯盟崇叔申謂清虛宮投真仙之籍得失之事頓落四十七人獲上者二人耳因當洗心虛邁勤注理盡心殫意竭如飢求火久如此者仙道亦不隱矣但在莊敬升到而絕淫色之念也君抱淫慾之心行上真之道者清宮所落皆此輩也豈止落名生籍

方將被考於三官也勉之慎之宗道者貴無邪摟眞者安恬愉至寂非引順之主淡然非教授之匠故當因煩以領無耳爲道者精則可矣有情而不勤能而不專無益也要在愜心消慾穢念疾開可以數看東山勤望三秀差復益耳言者性命之全敗信者得失之關籥張良三期可謂篤道而明心矣又曰得道去

世或顯或隱託體遺跡者道之隱也昔
有[illegible]酬瓊液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屍爛
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蟲出尸賈季子咽
金液而臭聞百里黃帝火九鼎於荊山
尚有喬嶺之墓李主服雲散以潛昇猶
頭足異處墨狄因虹丹以沒水甯生服
石腦而赴火務光翦薤以入清水之泉
柏成納氣而腸胃三滌如此之比不可

勝紀徵乎得道趣捨之迹固無常矣保命君曰所謂尸解者假形而不死非眞尸南眞曰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人尸解也足不青皮不壞者亦尸解也目光不落無異生神者尸解也髮盡落而失形骨者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矣非尸解之例也若死經太陰暫過三官者肉脫脉散血沉灰爛而五臟自生骨如玉

七魄營侍三魂守宅者或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當血肉再生復質成形必勝於昔日未死之容者此名煉形太陰易貌三官之仙也天帝云太陰鍊身形勝服九轉丹形容端且嚴面色似靈華上登太極闕受書爲真人是也若暫遊太陰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侍肉胎靈錄氣皆數滿再生而飛天也其用

仙藥尸解非是靈丸者即不得遊故鄉三官執之也其死而更生者未殮而失其尸有形皮存而無者有衣結不解衣存而形去者有髮脫而形飛者有頭斷已死乃從一旁出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爲上夜半解者爲下向曉向暮去者爲地下主者此得道之差降也夫人之脩道或災逼禍生形壞氣亡者假由多

寰中（[illegible]）多端而捌苟免也是以層巢類被而墜落百勝失於一敗惜乎通仙之术安可為二竪子而致斃乎智以無崖傷性心以懲懸蕩真豈若守根靜共栖研三神彌貫萬物而同玄鏡寂混然與尼光為一帝内外均稱也真人歸心於一任於永信心歸則正神和信順利真之兆自然之感無假爾修也若外鬼

察觀之氣內有偏結遊哂有如此者最見其敗來凡其立地下主者乃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師乃下道之武官文解一百四年一進武解倍之世人勤心於嗜慾兼味於清正華冒以隨世畏死而希仙者皆多武解者尸之最下也夫人與衆眞吟詩曰玄感妙象外和聲自相招靈雲鬱紫晨蘭風翁綠軺上眞宴瓊臺

邈爲世仙標所期貴遠遊故能秀頻翹豈敘入書翰道成物不遊人事則可預使介形氣消夫人既遊江南遂於撫州并山立靜室又於臨汝水西置壇宇歲久蕪榛蹤跡殆平有女道士黃靈微年邁八十貌若嬰孺號爲花姑特加脩飾累有靈應夫人亦寓夢以示之後亦昇天玄宗敕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大曆

三年戊申魯國公顏真卿重加修葺立碑以紀其事焉

魏夫人傳終

虞初志

無雙傳

虞初志五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爲王郎子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旦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曰我一子之念可知也恨不見昏宦無雙端麗慧聰我

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爲託爾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靜自頤養無以他事自撓其姊竟不痊仙客護喪歸葬襄鄧服闋思念身世孤孑如此宜求婚媾以廣後嗣無雙長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耶於是飾裝抵京師時震爲尚書租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塡塞仙客既覲致于

學舍弟子爲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窻隙間窺見無雙姿質明豔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唯恐姻親之事不諧矣遂鬻囊橐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于廝養皆厚遺之又因復設酒饌中門之內皆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奇以獻雕鏤犀玉以爲首飾

舅母來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郎當議其事又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模樣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聞之心氣俱喪達旦不寐恐舅氏之見棄也然奉事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流氣促唯言

鏁却大門鏁却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由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爲念略歸部署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馱謂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出開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與汝舅母及無雙

出啓夏門遶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扃鎖南望目斷遂乘驄秉燭遶城至啓夏門門亦鎖守門者不一持白梃或坐或立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重戴領婦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租庸

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逕夜追騎至一時驅向北去也仙客失聲慟哭却歸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士皆持兵挺刃傳呼斬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捨輜騎驚走歸襄陽村居三年後知剋復京闕重經海內無事乃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彷徨之際忽有一人馬前拜熟視之乃舊

使蒼頭塞鴻也鴻本王家生其舅常使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舅阿母安否鴻云並在興化宅仙客喜極云我便過街去鴻云某已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販繒爲業今日已夜郎君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甚備至昏黑聞報曰尚書授僞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

入掖庭矣仙客哀冤號絕感動鄰里謂鴻曰四海至廣舉目無親戚未知託身之所又問曰舊家人誰在鴻曰唯無雙所使婢採蘋者今在金吾將軍王遂中宅仙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採蘋死亦足矣由是乃刺謁以從姪禮見遂中具道本末願納厚價以贖採蘋遂中深見相知感其事而許之仙客稅屋與鴻

蘋居塞鴻每言郎君年漸長合求官職悒悒不樂何以遣時仙客感其言以情懇告遂申遂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齊運以仙客前銜爲富平縣尹知長樂驛累月忽報有中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以備灑掃宿長樂驛氊車子十乘下訖仙客謂塞鴻曰我聞宮嬪選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無雙在

焉汝爲我一窺可乎鴻曰宮嬪數千豈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塞鴻假爲驛吏烹茗於簾外仍給錢三千約曰堅守茗具無暫捨去忽有所覩卽疾報來塞鴻唯唯而去宮人悉在簾下不可得見之但夜語喧譁而已至夜深羣動皆息塞鴻滌器構火不敢輒寐忽聞簾下語曰塞鴻塞鴻汝爭

得知我在此也郎健否言訖嗚咽塞鴻曰郎君見知此驛今且疑娘子在此令塞鴻問候又曰我不久語明日我去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褥下取書送郎君言訖便去忽聞簾下極鬧云內家中惡中使索湯藥甚急乃無雙也塞鴻疾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塞鴻曰今方修渭橋郎君可假作理橋官車子

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君認得以開簾子當得暫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子果開簾子窺見真無雙也仙客悲感怨慕不勝其情塞鴻於閤子中褥下得書送仙客花牋五幅皆無雙真跡詞理哀切敘述周盡仙客覽之茹恨涕下自此永訣矣其書後云常見敕使說富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

客遂申府請解驛務歸本官遂尋訪古押衙門居於村墅仙客造謁見古生生所願必力致之繒綵寶玉之贈不可勝紀一年未開口秩滿閑居於縣古生忽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於某竭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願粉身以答效仙客泣拜以實告

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腦數四曰此事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見豈敢以遲晩爲限耶半歲無消息一日扣門乃古生送書書云茅山使者迴且來此仙客奔馬去見古生生乃無一言又啓使者復云殺却也且喫茶夜深謂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採蘋對仙客

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五日郎君且歸後累日忽傳說曰有高品過處置園陵宮人仙客心甚異之令塞鴻探所殺者乃無雙也仙客號哭乃歎曰本望古生今死矣爲之奈何流涕歔欷不能自已是夕更深聞叩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籃子入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暖後日

當活微灌湯藥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入閣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有暖氣見仙客哭一聲遂絕救療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暫借塞鴻於坐後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斷塞鴻頭於坑中仙客驚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比聞茅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專求得一丸昨令採蘋

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自盡至陵下託以親故百縑贖其屍凡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舁篼人在野外處置訖老夫爲郎亦自刎郎君不得更居此門外有檐子一十人馬五匹絹三百匹五更挈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跡以避禍言訖舉刃仙客救之頭已落矣遂并屍蓋覆訖未明發歷

西蜀下峽寓居于渚宮悄不聞京兆之耗乃挈家歸襄鄧別業與無雙偕老矣男女成羣噫人生之契闊會合多矣若罕有斯之比常謂古今所無無雙遭亂世籍没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奪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冤死者十餘人艱難走竄其後歸故鄉爲夫婦五十年何其異哉

無雙傳譜

謝小娥傳

李公佐撰

小娥姓謝氏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歲喪母嫁歷陽俠士段居貞居貞負氣重義交遊豪俊小娥父蓄巨產隱名商賈間常與段婿同舟貨往來江湖間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與夫俱爲盜所殺盡掠金帛段之弟兄謝之生姪與童僕輩數十悉沉于江小娥亦傷腦折足漂流

水中爲他船所獲經夕而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之室初父之死也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數日復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書此語廣求智者辯之歷年不能得至元和八年春余罷江西從事扁舟東下淹泊建業登瓦官寺閣有僧齊物者重賢

好學與余善因告余曰有孀婦名小娥者每來寺中示我十二字謎語輒不能辯余遽請齋公書於紙乃憑檻書空凝思默慮坐客未倦了悟其文令寺童疾召小娥而至詢訪其由小娥嗚咽良久乃曰我父及夫皆爲賊所殺邇後嘗夢父告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夢夫告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歲久無人

悟之余曰若然者吾審詳矣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且車中猴車字去上下各一畫是申字又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畫下有日是春字也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小娥慟哭再拜書申蘭申春四字于衣中

誓將訪殺二賊以復其寃娥因問余姓氏官族垂涕而去爾後小娥便爲男子服傭保於江湖間歲餘至潯陽郡見竹戶上有紙牓子云召傭者小娥乃應召詣門問其主乃申蘭也蘭引歸娥心憤貌順在蘭左右甚見親愛金帛出入之數無不委娥已二歲餘竟不知娥之女人也先是謝氏之金寶錦繡衣物器具

悉掠從蘭家小娥每執舊物未甞不暗泣移時蘭與春宗昆弟也時春一家住大江北獨樹浦與蘭往來密洽蘭與春同去經月多獲財帛而歸每留娥與蘭妻蘭氏同守家室酒肉衣服給娥甚豐或一日春携文鯉兼酒詣蘭娥私歎曰李君精悟玄鑒皆符夢言此乃天啓其心志將就矣是夕蘭與春會群賊畢至

酣飲暨諸兇既去春沉醉臥于內室蘭亦露寢于庭小娥潛鏁春于內抽佩刀先斷蘭首呼號鄰人並至春擒于內蘭死於外獲贓收貨數至千萬初蘭春有黨數十暗記其名悉擒就戮時尋陽太守張公善[illegible]而行[illegible]廉吏旌表乃得免死而已元和十二年夏歲復夫父之讎畢歸本里見親屬里中豪族爭求

聘娥誓志不嫁遂剪髮披褐訪道于牛頭山師事大士尼將律師娥志堅行苦霜舂雨薪不倦筋力十三年四月始受具戒于泗州開元寺竟以小娥爲法號不忘本也其年夏五月余歸長安途經泗濱過善義寺謁大德尼令操戒新見者數十淨髮鮮帔威儀雍容列侍師之左右中有一尼問師曰此郎豈非洪州

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師曰然因使我獲報父讎得雪寃恥是判官恩德也顧余悲泣余不之識詢訪其由尼師曰名小娥頃乞食孀婦也判官時爲辨申蘭申春二賊名字豈不憶念乎余曰初不相記今即悟也娥因泣具寫記申蘭申春復父夫之讎志願相畢經營終始艱苦之狀小娥又謂余曰報判官恩當有

白矣豈徒然哉嗟乎余能辯二盜之姓名小娥又能覺復父夫之讎冤神道不昧昭然可知小娥厚貌深辭聰敏端特鍊指跛足誓求貞如爰自入道衣無絮帛齋無鹽酪非律儀禪理白無所言後數日告我歸牛頓山扁舟泛淮雲遊南國不復遇君子曰誓志不捨復父夫之讎節也傭保雜處不知女人貞也女

子之行唯貞與節能終始全之也如小娥足以儆天下逆道亂常之足以觀天下貞夫孝婦之節余備詳前事發明隱文睛與冥會符於人心知善不録非春秋之義也故作傳以旌美之

謝小娥傳終

楊娼傳

楊娼者長安里中之殊色也態度甚都復以冶容自喜王公鉅人享客競邀致席上雖不飲者必爲之引滿盡歡長安諸兒一造其室殆至亡生破產而不悔由是娼之名冠諸籍中大售於時矣嶺南帥甲貴遊子也妻本戚里女遇帥甚悍先約設有異志者當取死白刃下帥

幼貴溺嬖內苦其妻莫之措意乃陰出重賂削去娼之籍而挈之南海館之他舍公餘而同夕隱而歸雅有惠性事帥尤謹平居以女職自守非其理不妄發復厚帥之左右咸能得其歡心故帥益嬖之而無敬閒歲帥得疾且不起思一見娼而憚其妻帥素與監軍使厚密遣導意使爲方略監軍乃紿其妻曰將軍

病甚恐得善捧侍煎調着視之瘳當速
矣某有善婢久給事貴家動得人意請
夫人聽以婢安將軍四体如何妻曰此
貴人吉位也果然於吾無害耳可促召
婢來監軍即命娼冒爲婢以見帥計未
行而事洩帥之妻乃擁健婢數十列白
挺熾膏鑊於廷而伺之矣須其至當投
之沸鬲聞而大恐促命止娼之至且曰

此自我意幾累於張命幸吾之未死也必使脫其虎喙不然且無及矣乃大遺其奇寶命家僮榜輕舸衛娼北歸自是帥之憤益振不踰旬而物故而娼之行適及洪矣問至娼乃盡返帥之賂設位而哭曰將軍由妾而死將軍且死妾安用生爲妾豈孤將軍者耶即撤奠而死之夫娼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則不合

矣而楊能報帥以死義也却帥之賂廉也雖爲娼差足多乎

楊娼傳終

李娃傳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倡女也節行瓌奇有足稱歎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爲傳述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滎陽公者略其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儁朗有詞藻迥然不羣深爲時輩推伏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賦秀才舉將行乃

盛其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備二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爲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一第如指掌自毗陵發月餘抵長安居於布政里嘗遊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友於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闔一扉有娃方憑一雙鬟青衣而立妖姿要

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於地候其從者勅取之累眄於娃娃迴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以訊之友曰此狎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贍前與之通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

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借他日乃絜其衣服盛賓從而往扣其門俄有侍兒啓扃生曰此誰之第邪侍兒不荅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娃大悅曰爾姑止之吾當整粧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至蕭牆間見一姥垂白上僂即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隙院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

足以辱長者所處安敢言直耶延生於遲賓之館館宇甚麗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小伎藝薄劣欣見賓客願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豔冶生遽驚起莫敢仰視與之拜迎敘寒燠觸類妍媚目所未睹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遠近鼓已發矣生紿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

冀其遠而見留也。姥曰。當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遼闊。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姥曰。不見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目姥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童持雙鎌請以備一宵之饌娃笑而止之因賓盛陳儀且不然他今夕之費願以貧寠之家隨其陳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

不許俄徙坐于西堂帷幔簾櫳煥然尊目粧奩衾枕亦皆侈靡乃張燭進饌器味甚盛徹饌姥起坐娃談話方切美詠諧調笑無所不至生因而偶遇其閣過卿適在屏閒厥後心常勤念雖寢與食未常或捨娃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來非直求居而已願償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詰其故具以

告嫂矣曰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情竊相得雖父母之命不能止也女子固類葛虎以為君歡之極傷生遂至[illegible]拜而謝焉固願以已為所喜媒設具見之為賜飲酣而散及旦盡徙其囊橐歸參李之第自是往所跡哉身不獲與其相關日會其倡優伎樂嬉戲遊讌[illegible]寺生乃鬻僮僕及其家畜[illegible]馬爲

盡邇來姥意漸怠妓情彌篤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酹求之可乎生不之悟大喜乃質衣於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祠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憩而覲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

際甚弘敞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誰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嫗至年可四十餘與之將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嫗逆訪之曰何久疎絕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見遂偕入西戟門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葱蒨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

頃有一人鞚大宛汗流馳至曰姥遇暴疾頗甚殆不識人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前去當令返乘便與郎偕來生擬隨之其姨與侍兒偶語一手揮之令生止於戶外曰姥且歿矣當與某議喪事以濟其急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凶儀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覘之某

當繼至生遽往至舊宅門扃鑰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隣人隣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徵徙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宣陽以詰其姨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質饌而食賃榻而寢生恚怒方甚自昏逼旦目不交睫質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扣其扉食頃無

人應生大呼數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訪之姨氏在乎曰無之生曰昨暮至此何故匿之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尚書宅昨者有一人稅此院云遲中表之遠至者未暮去矣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舊邸邸主哀而進膳生怨懣絕食三日搆癘甚篤旬餘逾甚邸主懼其不起所疾徙之於凶肆中綿綴移時

闔肆之人共傷嘆而互飼之後稍愈杖而能起繇是凶肆參日假之令執繐帷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歌自歎不及逝者輒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初二肆之傭凶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轝皆奇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與東肆長知生妙絕迺

醵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耆舊共較其所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讚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備之器於天門街以優劣其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證然後閱之士女大龢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於賊曹賊曹聞於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

居人自旦閲之及亭午歷抵轝輦威儀之具西肆皆不勝師有慙色廼置層榻於南隅有長髯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於是奮髯揚眉扼腕頓顙而登乃歌白馬之詞恃其夙勝顧眄左右傍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爲獨步一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於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翣而至即

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
不勝乃歌薤露之章舉聲清越響振林
木曲度未終聞者歔欷掩泣西肆長為
衆所誚益慙恥密置所輸之直於前乃
潛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測也先是天子
方下詔俾外方之牧歲一至闕下謂之
入計時也適遇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
者易服章竊往覷焉有老豎即生乳母

壻也見生之舉措辭氣將認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亦驚而詰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爲盜所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竪聞馳往訪於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之妙歟皆曰某氏之子徵其名且易之矣竪懍然大驚徐往迫而察之生見竪色動迴翔將匿於衆中竪遽持其袂曰

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父責曰志行若此汚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廼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去其衣服以馬鞭鞭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之而去其師命相狎暱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歎令二人齎葦席瘞焉至則心下微溫舉之良久氣稍通因共荷而歸以葦筒灌勺飲經宿

殆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撻之處皆潰爛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於道周行路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方杖策而起披布裘裘有百結襤褸如懸鶉持一破瓢巡於閭里以乞食爲事自秋徂冬夜入於糞壤窟室晝則周遊鄽肆一旦大雪坐爲凍餒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

惻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不發至安邑東門循里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啓左扉卽娃之第也生不知之偶連聲疾呼饑凍之甚音響悽切所不忍聽娃自閤中聞之謂侍兒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連步而出見生枯瘠疥癘殆非人狀娃意感焉乃謂曰豈非某郎耶生憤懣絕倒口不能言頷頤而已娃前抱其

頸以繡襦擁而歸於西廂失聲長慟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蘇而復絕姥大駭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忽曰當逐之奈何令至此娃斂容却睇曰不然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持金裝至某之室不踰期而蕩盡且互設詭計捨而逐之殆非人行令其失志不得齒於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

之又困躓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爲某也○生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將及矣○況欺天負人○鬼神不祐○無自貽其殃耳○某爲姥子○迨今有二十歲矣○計其貲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餘○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卜所詣○所詣非遙○晨昏得以溫凊○某願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奪也○因許之○給

姥之餘有百金北隅因五家稅一隙院
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爲湯粥通其腸
次以蘇乳潤其藏旬餘方薦水陸之饌
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肌
膚稍腴卒歲平愈如初異時娃謂生曰
體已康矣志已壯矣淵思寂慮默想曩
昔之藝業可溫習乎生思之曰十得二
三娃命車出遊生騎而從至旗亭南

保門鬻墳典之肆令生揀而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歸因令生屏棄百慮以志學俾夜作晝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即諭之綴詩賦二歲而業大就海內文籍莫不該覽生謂娃曰可策名試藝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上一登甲科聲振禮闈雖前輩見其文罔不

欽祗喜歎願友之而不得雄與來也今秀士猶得一科擢一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予衎穢跡鄙不侔於他士當龍潛豹隱以求再捷方可以連衡多士每霸群英無餘是益自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遇大比詔徵四方之儁乂應直言極諫策科名第一授成都府參軍三事以降皆其友也將之

官娃謂生曰命之復子本軀某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老姥君當結媛鼎族以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黷也勉思自愛某從此去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剄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勤請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於劍門當令我迴生許諾月餘至劍門未及發而除書至生父由常州詔入拜成都尹兼劍南採訪使浹

厥父劉生因投刺謁於郵亭父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慟哭移時曰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具陳其本末大奇之詰娃安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翌日命僕與生先之成都留娃於劍門築別館以處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晉之偶娃既備禮歲時伏

臘婦道甚脩治家嚴整極爲親所眷尚後數歲生父母偕殁持孝甚至有靈芝産於倚廬一歲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燕數十巢其廬覺夫子畀之寵錫加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廿年間歷數郡娃封汧國夫人有四子皆爲大官其卑者猶爲太原尹弟兄姻婭皆甲門內外隆盛莫之與京嗟乎倡蕩之姬節行如是

雖古先烈女不能踰也焉得不為之歎息哉余伯祖嘗牧晉州轉戶部為水陸運使三任皆與生為代故諳詳其事貞元中余與隴西李公佐話婦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國之事公佐撫掌竦聽命余為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時乙亥歲秋八月太原白行簡云

李娃傳終

虞初志

鶯鶯傳

虞初志　唐元稹撰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風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遊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洶洶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redacted]行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

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識之無幾何張生遊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

駭。不知所抵。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餙饌以命張中堂目之。復謂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携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回

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温美。次命女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悴容。不加新飾。垂鬟接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傍。以鄭之抑而見也。疑睇怨絶。若不勝其體。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於今貞元庚

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潰然而奔張生悔之翌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予

貂自撥擬推不肯合或時效綺閣居曾莫辦將不爲當年務有所撇踐首一辭閑幾不自持數自來行忘止會意無忌不能逾旦暮若固娸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姊曰崔之最順自保無所事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謙固雖人衆然所著屬文往往流吟章句然雅著文之

若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樹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樹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于西廂

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上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紿之曰崔氏之牋召我矣爾爲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必謂獲濟及女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柰何因不令之婢信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氣而終掠亂以求之

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毋則背人之惠不群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眞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無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絶望數夕張君臨軒猶寢忽有人

覺之驚欻而起則紅娘斂衾携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並枕同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矣斜月晶熒幽輝半牀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鍾鳴天將曉

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邪及明覩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是後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

之情則固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詩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下數月復遊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繼往張生自以文挑亦不甚觀覽大略崔之出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

敏辯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甞以詞繼之時愁艷幽邃恒若不識喜慍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

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專也則沒身之勢且有終矣又何必感深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擇無以奉爭君嘗謂義善鼓琴嚮時若瀕所不能及今且復矣既君此誠困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欷雖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漣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旦而張行服爭來

戰不勝遂止於京國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服之詞粗載於此云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爲容。睹物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振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已來。常忽忽如

有所失。於諠譁之下。或勉爲語笑。閑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敘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斁。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

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愚細之情。永謂終託。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幘。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儻仁人用心。俯遂幽力。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略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

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絇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此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耳心

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彊飯爲佳愼言自保無以鄙爲深念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屬詞因爲賦崔娘詩一絶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眞詩三十韻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

空○遙天初縹緲○機樹漸葱朧○龍吹過庭竹○鸞歌拂井桐羅綃舞薄霧○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綉龍○瑤釵行綵鳳○羅帔掩丹虹○曹自瑤華浦○將朝碧玉宮○因遊里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環蟬影動○迴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牀抱綺

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
聚。脣朱暖更融。氣清蘭蘂馥。膚潤玉肌
豐。無力情移履。多嬌愛斂躬。汗光珠點
點。髮亂綠葱葱。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
窮。留連時有恨。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
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
同。啼粉流宵鏡。殘燈遶暗蟲。華光猶韡
拵。旭日漸曈曨。乘鶩還歸洛。吹簫亦上

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冪冪臨塘
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怨鶴清漢望歸
鴻海闊誠難度天高爾易沖行雲無處
所蕭史在樓中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
異之然而張亦棄絕矣稹特與張厚因
徵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
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徵氏子遇合富貴
乘寵嬌不爲雲不爲雨爲蛟爲螭吾不

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僇笑余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爲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所娶居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爲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知之潛賦一章詞曰

自從銷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牀不
爲傍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竟不
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
絶之。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
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絶不復知矣時
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矣余常於朋會
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爲爲
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

於余請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果然稱異遂爲鸎鸎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鸎鸎公垂以命篇

元微之通其從母之女假張生以自表宋王銍性之辨之詳矣至元王實甫氏易之以詞而愈失其旨近世吴人則又改而爲南曲淺陋可笑士顧有樂觀者吾不知其何取也海上遂

臭之夫劉邕嗜痂之癖其亦類夫

霍小玉傳

蔣防撰

大曆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試于天官夏六月至長安舍于新昌里生門族清華少有才思麗詞佳句時謂無雙先達丈人翕然推伏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諧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券從良十餘年矣

性便僻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追風挾策推爲渠帥嘗受生誠託厚賂意頗德之經數月生方閒居舍之南亭申未閒忽聞扣門甚急云是鮑十一娘至攝衣從之迎問曰鮑卿今日何故忽然而來鮑笑曰蘇姑子作好夢也未有一仙人謫在下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當矣生聞之驚躍神

飛體輕引鮑手且拜且謝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憚因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淨持即王之寵婢也王之初薨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與資財遣居于外易姓爲鄭氏人亦不知其王女姿質穠艷一生未見高情逸態事事過人音樂詩書無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

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歡愜住在勝業坊古寺曲甫上車門宅是也已與他作期約明日午時但至曲頭覓桂子即得矣鮑旣去生便備行計遂令家童秋鴻於從兄京兆參軍尚公處假青驪駒黃金勒其夕生澣衣沐浴修飾容儀喜躍交并通夕不寐遲明巾幘引鏡自照惟懼

不諧也。徘徊之間。至于亭午。遂命駕疾驅直抵勝業。至約之所。果見青衣立候。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即下馬。令牽入屋底。急急鎖門。見鮑果從內出來。遙笑曰。何等兒郎。造次入此。生調誚未畢。引入中門。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鵡籠。見生入來。即語曰。有人入來。急下簾者。生本性雅淡。心猶疑懼。忽見鳥語

儼然不敢進。逡巡。鮑引淨持下階相迎。
延入。對坐。年可四十餘。綽約多姿。談笑
甚媚。因謂生曰。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
又見容儀雅秀。名下固無虛士。某有一
女子雖拙。教訓顏色不至醜陋。得配君
子頗為相宜。頻見鮑十一娘說意旨。今
亦便令永奉箕帚。生謝曰鄙拙庸愚。不
意顧盼。倘垂採錄。生死為榮。遂命酒饌

即令小玉自堂東閤子中出來生即拜迎但覺一室之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曜轉盼精彩射人既而遂坐母側母謂曰汝嘗愛念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即此十郎詩也爾終日吟想何如一見玉乃低鬟微笑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能無貌生遂起連拜曰小娘子愛才鄙夫重貌兩好相映才貌相兼母

女相顧而笑。遂舉酒數巡。生起請玉唱歌。初不肯。毋固彊之。發聲清亮。曲度精奇。酒闌及暝。鮑引生就西院。憩息閑庭。邃宇。簾幕甚華。鮑令侍兒桂子。浣沙與生脫靴解帶。須臾。玉至。言敘溫和。辭氣宛媚。解羅衣之際。態有餘妍。低幃昵枕。極甚歡愛。生自以爲巫山洛浦不過也。中宵之夜。玉忽流涕觀生曰。妾本倡家。

自知非匹今以色愛託其仁賢但慮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蘿無託秋扇見捐極歡之際不覺悲至生聞之不勝感歎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生志願今日獲從粉骨碎身誓不相捨夫人何發此言請以素縑著之盟約玉因收淚命侍兒櫻桃褰幄執燭授生筆硯玉管絃之暇雅好詩書筐箱筆硯皆王家之舊

物遂取繡囊出越姬烏絲欄素段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引諭山河。指誠日月。句句懇切。聞之動人誓畢命藏於寶篋之內。自爾婉孌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也。如此二歲日夜相從其後年春生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鄭縣主簿至四月將之官便拜慶於東洛長安親戚多就筵餞時春物尚餘夏景初麗

酒闌賓散離惡縈懷玉謂生曰以君才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媾固亦衆矣况堂有嚴親室無家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妾有短願欲輒指陳永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怪曰有何罪過忽發此辭試說所言必當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逮君壯室之秋。猶有四歲。一生歡愛。願

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求秦晉亦未爲晚矣便捨棄人事剪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生且媿且感不覺涕流因謂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與卿偕老猶恐未愜素志豈敢輙有二三固請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當却到華州尋使奉迎相見非遠更數日生遂訣別求去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都覲親未至家

旬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太夫人素嚴毅生逡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有近期盧亦甲族也嫁女於他門聘財必以百萬爲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素貧事須求丐便託假故遠投親知涉歷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孤負盟約大愆迴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遥託親故不遺漏言玉自生逾期

數訪音信虛詞詭説日日不同博求師巫遍詢卜筮懷憂抱恨周歲有餘羸卧空閨遂成沈疾雖生之書題竟絕而玉之相望不移賂遺親知使通消息尋求旣切資用屢空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篋中服玩之物多託於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賣曾令侍婢浣沙將紫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路逢內作老玉工見

浣沙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鬟令我作此酬我萬錢我嘗不忘汝是何人從何而得浣沙曰我小娘子即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於人夫壻昨向東都更無消息悒怏成疾今欲二年令我賣此賂遺於人使求音信玉工悽然下泣曰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殘年向盡見

此盛衰不勝傷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爲之悲歎良久給錢十二萬焉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旣畢於聘財還歸鄭縣其年臘月又請假入城就親潛卜靜居不令人道有明經崔允明者生之重表弟也性甚長厚等歲常與生同飲於鄭氏之室盃盤笑語曾不相間每得生信必誠告於小玉

常以薪芻衣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生既至崔且以誠告玉玉且數曰天下豈有是事乎遍許親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負約又知玉疾候沈綿慙耻忍割終不肯往晨出暮歸欲以迴避玉日夜涕泣都忘寢食期一相見竟無因由冤憤益深委頓牀枕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風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俠之倫

皆怒生之薄行時已三月人多春遊生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翫牡丹花步於西廊遞吟詩句有京兆韋夏卿者生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曰風光甚麗草木榮華傷哉鄭君銜寃空室足下終能棄置實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為思之歎讓之際忽有一豪士衣輕黃紵衫挾朱彈風神俊美衣服輕華

唯見一剪頭胡雛徐徐潛行而聽之微

而前揖生曰公非李十郎者李某族本

山東姻連外戚雖乏文藻心常樂賢仰

公聲華常思覯止今自幸會得覯清揚

某之弊居去此不遠亦有聲樂足以娛

情妖姬八九人駿馬十數匹惟公所要

但願一過生之儕輩共聆斯述更相歎

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坊遂至

勝業坊以近鄭之所止意不欲過便託事故欲廻馬首豪士曰弊居咫尺。忍相棄耶。乃挽挾其馬。牽引而行。遷延之間。已及鄭曲。生神情恍惚。鞭馬欲廻。豪士遽命奴僕數人。抱持而進。車走。推入車門。便令鏁却。報云李十郎至也。一家驚喜。聲聞于外。先此一夕玉夢黄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脫鞋驚悟而告母因

自解曰鞋者諧也夫婦所合偕者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徵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後當死矣凌晨請毋粧梳毋以其久病心意惑亂不甚信之僶勉之閒彊爲粧梳粧梳才畢而生果至玉沈綿日久轉側須人忽聞生來欻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與生相見含怒凝視不復有言羸質嬌姿如不勝致時

復掩袂還顧李生感物傷人坐皆歔欷頃之有酒餚數十盤自外而來一座驚視遽問其故悉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陳設相就而坐玉乃側身轉面斜視生良久遂舉杯酒於地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徵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

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擲盃於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絕母乃舉屍置于生懷令喚之遂不復蘇矣生爲之縞素旦夕哭泣甚哀將葬之夕生忽見玉繐帷之中容貌妍麗宛若平生著舊石榴裙紫襠紅綠帔子斜身倚帷手引綉帶顧謂生曰媿君相送尚有餘情幽

冥之中能不感歎言畢遂不復見明日葬於長安御宿原生至墓所盡哀而返後月餘就禮於盧氏傷情感物鬱鬱不樂夏五月與盧氏偕行歸于鄭縣至縣旬日生方與盧氏寢忽帳外叱叱之聲生驚視之則見一男子年可二十餘姿狀溫美藏身映幔連招盧氏生惶遽走起繞幔數匝倏然不見生自此心懷疑

惡猜忌萬端夫妻之間無聊生矣或有親情曲相勸喻生意稍解後旬日生復自外歸盧氏方鼓琴於牀忽見自門拋一班犀鈿花合子方圓一寸餘裡有輕絹作同心結墜於盧氏懷中生開而視之見相思子二叩頭蟲一發殺觜一驢駒媚少許生當時憤怒叫吼聲如豺虎引琴撞擊其妻詰令實告盧氏亦終不

自明爾後往往暴加搒楚備諸毒虐竟訟於公廷而遣之盧氏旣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屬暫同枕席便加妬忌或有因而殺之者生嘗遊廣陵得名姬曰營十一娘者容態潤媚生甚悅之每相對坐嘗謂營曰我嘗於某處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殺之。日日陳說欲令懼己以肅清閨門出則以浴斛覆營於牀周迴

封署歸必詳視然後乃開又畜一短劒甚利顧謂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鐵唯斷作罪過頭大凡生所見婦人輒加猜忌至於三娶率皆如初焉

霍小玉傳終

柳氏傳

天寶中昌黎韓翊有詩名性頗落托羈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翊友善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幸姬曰柳氏艷絕一時喜譚謔善謳詠李生居之别第與翊爲宴歌之地而館翊於其側翊素知名其所候問皆當時之彥柳氏自門窺之謂其侍者曰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遂適意

焉李生素重翊無所悋惜後知其意乃具饌請翊飲酒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欲以柳薦枕於韓君可乎翊驚慄避席曰蒙君之恩解衣輟食久之豈宜奪所愛乎李堅請之柳氏知其意誠乃再拜引衣接席李坐生於客位引滿極歡李生又以資三十萬佐翊之費翊悅柳氏之色柳氏慕翊

之才兩情皆獲喜可知也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翃上第屏居閒歲柳氏謂翃曰榮名及親昔人所尚豈宜以濯浣之賤稽採蘭之美乎且用器資物足以俟君之來也翃於是省家於清池歲餘乏食鬻粧具以自給天寶末盜覆二京士女奔駭柳氏以艷獨異且懼不免乃剪髮毀形寄跡法靈寺是時侯希逸自平

盧節度淄青表藉翃名請為書記洎宣皇帝以神武返正翃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麩金而題之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嗚咽左右悽憫答之曰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無何有蕃將沙吒利者初立功

竊知柳氏之色劫以歸第寵之專房及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翊得從行蒞京師延佇柳氏所止欽想不已偶於龍首岡見蒼頭以駮牛駕輜軿從兩女奴翊偶隨之自車中問曰得非韓員外乎其为柳氏也使女奴竊言失身沙吒利阻同車者請詰旦幸相待於道政里門及期而往以輕素結玉合實以香膏自車中

投之曰當遂永訣願寘誠念乃廻車以手揮之輕袖搖搖香車轔轔目斷意迷失於驚塵翊大不勝情會淄青諸將合樂酒樓使人請翊翊彊應之然意色皆喪音韻悽咽有虞候許俊者以材力自負撫劒言曰必有故願一効用翊不得已具以告之俊曰請足下數字當立致之乃衣縵胡佩雙鞬後一騎徑造沙吒

利之第侯其出行里餘乃被衽執轡犯關排闥急趨而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僕侍辟易無敢仰視遂昇堂出翊札示柳氏挾之跨鞍馬逸塵斷倏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驚歎柳氏與翊執手涕泣相與罷酒是時沙吒利恩寵殊等翊俊懼禍乃詣希逸大驚曰吾平生所爲事俊乃能爾乎遂獻狀曰

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兼御史韓翃久
列參佐累彰勳効頃從鄉賦有妾柳氏
阻絕兇寇依止名尼今文明撫運遐邇
率化將軍沙吒利兇恣撓法憑恃微功
驅有志之妾干無爲之政臣部將兼御
史中丞許俊族本幽薊雄心勇決却奪
柳氏歸於韓翃義切中抱雖昭感激之
誠事不先聞固乏訓齊之令尋有詔柳

氏宜還韓翃沙吒利賜錢二百萬柳氏歸翃翃後累遷至中書舍人然即柳氏志防閑而不克者許俊慕感激而不達者也向使柳氏以色選則當熊辭輦之誠可繼許俊以才舉則曹柯澠池之功可建夫事由跡彰功待事立惜鬱堙不偶義勇徒激皆不入於正斯豈變之正乎蓋所遇然也

柳氏之蹟予嘗見其畧於本事詩晩得許堯佐斯傳頗爲詳備因校入集俊夫之義烈偉矣翃之會覯奇矣寧獨惜夫柳之失身不能自裁以爲翃光也或者咎柳先事奔住不當以是望之矣由死叙且智氏之豫讓則爲之而何怨乎柳氏嗚呼此綠珠碧玉之所以不易得與

非煙傳

皇甫枚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非煙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筆尤工擊甌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其比鄰天水趙氏第也亦衣纓之族不能斥昔其子曰象秀端有文纔弱冠矣時方居喪禮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煙神氣俱喪

廢食息焉乃厚賂公業之閽以情告之閽有難色復爲厚利所動令其妻伺非烟閒處具以象意言焉非烟聞之但含笑凝睇而不荅門媪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如乃取薛濤牋題絕句曰

一覩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來

以所題密緘之祈門媪達非烟非烟讀畢吁嗟良久謂媪曰我亦

曾竊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
當之盖鄙武生麄悍非良配耳乃復醻
篇寫於金鳳牋曰綠慘雙娥不自持只
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脉脉
春情更泥誰封付門媪令遺象象啓緘
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剡
溪玉葉紙賦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
音綵牋芳翰兩情深薄於蟬翼難供恨

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輕雨洒幽襟百迴消息千迴夢。裁作長謡寄綠琴。詩去旬日門媼不復來象憂懣恐事泄或非煙追悔春夕於前庭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暝煙。獨將幽恨小庭前沉沉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明日晨起吟際而門媼來傳非煙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微有不安。

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并碧苔牋詩曰
無力嚴妝倚繡櫳暗題蟬錦思難窮近
來羸得傷春病柳弱花欹怯曉風象結
錦囊於懷細讀小簡又恐煙幽思增疾
乃剪烏絲簡爲廻緘曰春日遲遲人心
悄悄自因窺覯長役夢魂雖羽駕塵襟
難於會合而丹誠晈日誓以周旋況又
聞乘春多感芳履違和耗氷雪之妍姿

鬱蕙蘭之佳氣。憂抑之極。恨不翻飛企望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韻。寧爽後期惝悅寸心。書豈能盡。兼持菲什。仰繼華篇。詩因見說傷情爲見春。想封蟬錦綠蛾嚬。只頭與報煙鄉道。第一風流最損人。閒媼既得廻報。徑齎詣煙閤中。武生爲府掾屬。公務繁夥。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是時適值生入府曹。煙拆書得

敘款曲尋繹既而長太息曰丈夫之志女子之心情契魂交視遠猶近也於是闔廬垂悒爲書曰下妾不幸並影而孤中閨爲媒妁所欺遂匹合於瑣類每至清風朗月彩玉桂以增懷秋帳冬釭送金徽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緘而思飛諷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牆高聯雲不及於秦臺薦夢尚

遥於楚岫猶望天從素懇神假微機一拜清光九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詩曰畫簷春燕須同宿蘭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花裏送郎歸封訖召門媪令遞於象象覽書及詩以煙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靜室焚香虔禱以俟息一日將夕門媪促步而笑至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象驚連問之傳

煙語曰今夜功曹府直可謂良時妾家後庭。郎君之前垣也。不渝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重。悉候晤語。既瞑黑象乃躋梯而登。煙已令重榻於下。既下。見煙靚粧盛服。立於花下。拜訖。俱以喜極不能。言。乃相攜自後門入堂中。背釭解幌盡繾綣之意焉。及曉鍾初動。復送象於垣下。煙執象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因緣

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斯直以郎之風調不能自顧願深鑒之象曰揖希世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歡狎言訖象踰垣而歸明日託門媼贈煙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蕊宮仙馭來煙覽詩微笑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却別君願得化

爲松上鶴一雙飛去入行稟封付門媼仍令語象曰賴妾有小小篇詠不然君作幾許大才面目玆不爲句常得一期于後庭矣展微密之思罄宿昔之心以爲魚鳥不知人神相恥或景物寓目詩詩寄懷來往便繁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無何煙數以細過撻其女奴奴陰銜之乘間盡以告公業公業曰汝慎言我

當伺察之。後至直日。乃偽陳狀請假迫如常入直。遂潛于里門。街鼓既作。俯伏而歸。循墻至後庭。見煙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忿。挺前欲擒象覺跳去。業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煙詰之。煙色動聲戰。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撻血流。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怠而假寐。煙呼

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杯水至飲盡而絶公業起將復啓之已死矣乃解縛舉致閣中連呼之聲言煙暴疾致殞後數日窆于北邙而里巷間皆知其强死矣象因變服易名遠竄江浙間洛陽才士有崔李二生常與武掾游處崔賦詩末句云恰似傳花人飲散空牀拋下最繁枝其夕夢煙詩曰妾貌雖不迨桃李

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媿仰無已。李生詩末句云。艷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煙戟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矜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証之。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

非烟女之蕩者也。不足取。取其文而已。自大詩教衰而經義之科立。士之

虞初志

高力士外傳

虞初志七

唐太原郭湜撰

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小梳箱一枚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歎曰先帝首建義旗新正皇極十有餘載方致昇平隨身服用惟留此物將欲傳示孝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上至陵日山川雷隱草木風生陳千官朝見之儀具九

賔宗祀之禮禮畢俯伏流涕若不自勝須臾聞鼓聲四振雲霧朗清萬歲之聲豈惟於遠近一人之孝固通於神明不可得而稱也至寢宮閣曰所留示朕者何在力士趨入捧跪上上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將以喻此會何足言卽命史官書之典冊二十三年後上忽言曰朕親主衣倉二十餘

年兩都往來甚覺勞弊欲久住關内其可致焉三問羣臣卿士皆言江淮漕運轉輸極難臣等愚蒙未知爲計上甚不悦後李林甫用紫曜之謀爰興變造米僊客取彭果之計首建和糴數年之中甚覺寬貸上因大同殿思神仙道左右無人謂高公曰朕自住關内向欲十年俗阜人安中外無事高止黄屋吐故納

新軍國之謀委以林甫卿謂如何高公頓首曰臣自二十年已後陛下頻賜臣酒往往過度便染風疾言辭倒錯進趨無恒十年已來不敢言事陛下不遺鄙賤言訪芻蕘縱欲上陳無裨聖造然所聞所見敢不竭誠且林甫用變造之謀僊客建和糴之策雖堪救弊未可長行恐變正倉盡即義倉盡正義俱盡國無

旬月之蓄人懷饑饉之憂犯羅不停即四方之利不出公門天下之人盡無私蓄棄本逐末其遠乎哉但順動以時不逾古制征稅有典自合恒規則人不告勞物無虛費軍國之柄永可假人威權之聲振於中外得失之議誰敢與言伏惟陛下圖之上乃言曰卿十年已來不多言事今所數奏未會朕心乃頓首曰

臣生發夷狄之國長自升平之代一承恩遇垂卅餘年嘗願粉骨碎身以裨玄化竭誠盡節上荅皇慈頃緣風疾所侵遂使言辭舛謬倘所歷覽不稱天心含齒萬死頓首頓首上曰朕與卿休戚共同何須憂慮命左右曰即置酒爲樂無使懷憂左右皆稱萬歲從此便往內宅不接人事及開元之末天寶之初陳希

烈祖玄元之尊田同秀獻寶符之瑞貴妃受寵外戚承恩羅吉張俞興黨錮之獄楊裴韋秀李受無狀之誅五六年間道路以目祿山之禍自此興焉至十年上又言曰朕年事漸高心力有限朝廷細務委以宰臣蕃戎不襲付之邊將自然無事日益寬閑卿謂如何高公曰比在內宅不知時議近於閤門外見諸道

奏事不說雲南頗有畏懼陛下何以禦
茲進兵逆甚猖强陛下何所制之但以
皇威遠震聖澤霑流果致吞食鯨鯢翦
滅封豕諸餘纖介衛備足壹直趨路無
備於不虞奇有成於滋蔓然後禁止不
亦難乎上因卿之所疾漸亦痊除今日
奏陳雅符朕意近小有疑慮所以問卿
卿慎勿言杜復泄露應須方便然可啟

張商公頓首謝曰以陛下至聖微臣至愚幸契天心不勝欣慶其後楊李爭權競相傾奪王鉷不軌咸就誅夷十二年冬林甫云亡國忠作相先酬宿憾林甫被琢棺之刑寧俟後圖國忠播宣淫之恥十三年秋大雨晝夜六十日陳希烈罷相韋見素持衡上因左右無人謂高公曰自天寶十年之後朕數有疑果致

天災以殃萬姓雖韋陳改轍楊李殊塗終未適朕懷卿惣無言何以爲意高公伏奏曰開元二十年已前宰臣授職不敢失墜邊將承恩更相戮力自陛下威權假於宰相法令不行災眚備於歲時陰陽失度縱爲軫慮難以獲 臣不敢言良有以也上久而不答十四年冬安祿山作逆起自范陽私聚甲兵假稱朝

貢因李芝於眞定劫光翽於太原長驅兩河將吞九鼎蕞爾殘羯乘我不虞國家久致昇平不脩兵甲卒徵烏合之衆以禦必死之軍遂使張介然喪律於陳留封常清棄甲於汜水東京已陷西土猶寧有詔斬封高於驛前鎮哥舒於關上交鋒縱鏑向歷半年斬將搴旗不逾信宿兵疲師老衆潰親離國忠促哥舒

之軍務令速進火拔與祿山之黨更却先投烽火遍照於川原羽書交馳於道路西京於焉失守萬姓及此騷然十五載六月十三日有詔移仗未央宮十三日有詔幸巴蜀至延秋門外上駐馬謂高公曰卿從前之言是今日之事朕之曆數尚亦有餘不須憂懼急從至馬嵬山百姓驚惶六軍奮怒國忠方進咸郎

誅夷虢國太真一時連坐肅宗幾隨焉兵馬復至咸陽未振軍容師徒小却長驅卒乘北至朔方七日萬人勸進讓不獲已乃即皇帝位於靈武八月尊太上皇於成都改元爲至德元年成都宣赦

皇謂高公曰我兒嗣位應天順人改元至德孝乎惟孝卿之與朕亦有何憂高公伏奏曰陛下躬親庶務子育黔黎

四十餘年天下無事一朝兩京失守萬姓流亡西蜀朔方皆爲警蹕之地河南漢北盡爲征戰之場天下之民莫不增痛陛下謂臣曰卿之與朕復何憂哉臣未敢奉詔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死辱之義職臣之由臣不孝不忠尚存餘喘親承曉諭戰懼伏深初上過利州西臨蜀郡從來表疏道路相望知兩京有

剋復之期兆人佇來蘇之慶仍皇情未暢臣下多虞及出劍門到巴蜀井邑氣候風雲與中國而頗殊對偏方而增恨應扈從皆同此心賴節度使崔圓以忠懇至誠恐皇恩軫慮凡所進奉不越時宜應備嚴守不勞人力止爲之悅左右皆稱萬歲上曰崔圓可謂大臣歟卽日拜相西南之俗無不欣然後崔相欲

赴行在未測聖情止覺其憂懼謂高公曰朕觀崔圓器宇冲邃理識弘通比諸宰臣無出其右若得對見必倍承恩後果如上言且蜀中風土有異中原秋熱冬溫晝晴夜雨事之常也及駕出劍門到巴蜀氣候都變不異兩京九月廿九日霜風振厲朝見之時皆有寒色詔曰令着袍至十一月百官盡衣袍立朝

不依舊式每奏事人來往兩京動静與不盡知三年正月祿山爲子慶緒所殺慶緒僞立兇謀逆計主以嚴莊僞制僞書出於高尚但置酒爲樂餘無所圖上謂高公曰皇帝以在鳳翔兵威大震兇徒逆黨即應殄滅高公依奏曰逆賊背天地之恩恣豺狼之性聚糧爲肉其可久乎九月皇帝在鳳翔元帥廣平王中

書奉郭子儀驅百萬之旅賴天一舉之敗衂不進旬月收復兩都慶緒走奔鄴中王師潰圍於城下至乾元二年慶緒為逆賊史思明所殺王師失利再陷洛陽李光弼作鎮於河陽郭英乂成安務號險上元元年為子朝義所殺至寶應元年郤收洛陽朝義奔走不知所在上皇謂高公曰安史二逆賊父子相次

伏誅豈非天地神明之所殛罰也高公曰皇帝聖化　無窮陛下仁德福流萬葉凡是亮醜自合誅夷不勝慶快之至初至德二年十一月詔迎太上皇於西蜀十二月至鳳翔被賊臣李輔國詔外豎駕甲仗上皇曰臨至王城何用此物悉令收付所由欲至城皇帝具儀仗出城迎候二聖相見泣涕久之傾城道

俗一時幷舞便於興慶宮安置乾元元年冬上皇幸温泉宮二十月郏歸因此被賊臣李輔國陰謀不執欲令猜阻更樹勲庸移仗之端莫不由此輔國樞馳末品小了纖人一承攀附之恩致位雲霄之上聖上屬殘孽未殄蒼生不安負扆宣戎澄清海内不暇揀擇左右屛棄田竹遂使輔國熒惑兩宮　傷萬姓恣征

威福不懼典刑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移仗西內安置高公竄謫巫州皆輔國之計也上皇在興慶宮先留廐馬三百匹欲移仗前一日輔國矯詔索所留馬惟留十匹有司奏陳上皇謂高公曰常用輔國之謀我兒不得終孝道明皇向北內及曉至北內皇帝使人起拜云兩日來疹病不復親起拜伏伏願且留喫

飯飯畢又曰依願且歸南內行欲至夾城忽聞戛戛聲上驚迴顧見輔國領鐵騎數百人便逼近御馬輔國便持御馬高公驚下爭持曰縱有他變須存禮儀何得驚御輔國叱曰老翁大不解事且去即斬高公從者一人高公即攏御馬直至西內安置自辰及酉然後老僧婢十數人將隨身衣物至 時號泣上皇

止之皆輔國矯詔之所爲也聖皇寧得知之乎上皇謂高公曰興慶是吾王地吾頻讓與皇帝皇帝仁孝不受今雖爲輔國所制正愜我本懷進御人令撤肉便處分尚食明日已後不須進肉食每日上皇與高公親看掃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講經論議轉變說話雖不近文律終異悅聖情經十餘日高公患瘧勑於

功臣閣下避瘧日晚開門外有人問稱是啖庭瑤云聖人喚阿翁閣會見太上皇未曾見了高公亦不敢辭即隨庭瑤至閣門外日晚見內養將一卷文書狀云使看略見少多皆是罷職却被索將附奏云臣合死已久聖恩含忍容至今日所看事狀並不曾聞伏願得親辭聖顏然後受戮死亦無恨明日有制力士

潛通逆黨曲附兇徒旣懷梟獍之心合就鯨鯢之戮以其久侍帷幄頗效勤勞且捨殊死可除名長流巫州九月二十日至巫州隨身手力不越十人所餘衣糧纔至數月殷憂待罪首尾二年經一年忽見本道觀察第五國珍謫至夷州與第五相飲賦詩曰煙熏眼落膜瘴染面朱虞謂同病曰宰相猶如此餘可以

堪左右闢之皆爲禪涕又於園中見薺菜土人不解樂便賦詩曰兩京秤斤買五溪無人採夷夏雖有殊氣味應不改使拾之爲羹甚美或登山臨水以永終日至元年建辰月有制流人一切放還至建巳月二聖昇遐余上郎位改元爲寶應元年六月巫州二聖遺詔到號哭叩地悲不自勝制服持喪禮過常度每

號慟數迴氣絕晝夜無時傷感衢路恨不得親奉陵寢而使永隔幽明哀毀既深哽咽成疾七月發巫山至朗州八月病漸亟謂左右曰吾年已七十九可謂壽矣官至開府儀同可謂貴矣既貴且壽死何恨焉所恨者二聖昇遐攀號不逮孤魂旅櫬飄泊何依泣下霑襟纔之盡血言畢以寶應元年八月十八日

終於朗州開元寺之西院遠近聞之莫不傷歎尤用靈櫬發朗州十一月至襄州有詔令復舊官爵追贈廣州都督喪事行李一切官給陪隋玄宗陵高公所生母麥氏即隋將鐵杖曾孫始與母別時年十歲母撫其首泣曰與汝分別再見無時然汝胷上七黑子他人云必貴吾若不死得重見記取此言汝宗弟甚

臂上雙金環吾亦留看待見汝伺之慎勿忘却即與訣別向三卄年後知故在瀧州郡使人迎候終不敢堅見及到子母並不相識母問曰與汝別時記語否胷前有黑子母曰在否即解衣視之母亦出金環示之一時號泣累日不止上聞登時召見封越國夫人便於養其母家安置十餘年後卒葬東京原燕公誌

墓曰驗七里於子心辨雙環於毋臂即此事也其妻東平呂氏故岐州刺史玄悟之女躬行婦道有逾常禮太理司直太原郭湜曰李輔國謬承恩寵竊弄威權黨蔽聰聽恣行兇醜所持刑憲皆涉回邪即有微毛裴眦之流起周代索元之獄既無所措難以圖存使天下之心自然搖蕩偶經推案雖無家貲不死則

流動逾千計黔中道此一色尤多則三故相裴冕張鎬第五琦是也一大夫賀蘭進明是也六中丞鄭叔清暢璀韋利見皇甫銑張萬頃毛若虛是也七御史李融崔無易孫昌胤孫瑩宋晦嚴銑畢曜是也三員外張渭張之緒李宣是也一左丞皇甫銑是也一郡王瑀是也一開府力士是也遺評補博卿監司舍將

軍列卿州牧縣宰已下散在諸郡不可盡紀從至德至寶應向二千人及承恩放還十二三矣嗟乎濫刑以逞誰得無罪湜同病者報以誌之洗與高公俱嬰譴累無援言論敢不書紳豈謂懷輔弼之元勳當休明之聖代卒爲讒佞所惡生死銜冤悲夫

高力士外傳終

東城老父傳

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宣陽里人開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歲九十八年矣視聽不衰言甚安徐心且不耗語太平事歷歷可聽父忠長九尺力能拽倒牛以材官爲中宮幕士景龍四年持幕竿隨玄宗入大明宮誅韋氏奉睿宗朝群后遂爲景雲功臣以長刀備親衛詔徙家

東雲龍門昌生七歲趫捷過人能摶柱乘梁善應對解鳥語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鬪雞戲及即位治雞坊于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尾鐵距高冠昻尾千數養于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上之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帑破産市雞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爲事

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傍召入爲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三尺童子入雞群如狎群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雞雞畏而馴使令如人護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於玄宗召試殿庭皆中玄宗意即日爲五百小兒長加之以忠厚謹密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

賜口至其家開元十三年雞籠三百從封東嶽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禮奉尸歸葬雍州縣官爲葬器喪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illegible]雞服會玄宗于温泉當時天下號爲神雞童時人爲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鬬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轝父死長

安千里外差夫特道挽發車昭成皇后之在相王府誕聖於八月五日中興之後制爲千秋節賜天下民牛酒樂三日命之曰酺以爲常也大合樂於宮中歲或酺于洛元會與淸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宮必從昌冠鵬翠金華冠錦袖繡襦袴執鐸拂導群雞敘立于廣場顧眄如神指揮風生樹毛

振異礪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啚度勝負旣決彊者前弱者後隨昌鴈行歸于雞坊角觝萬夫跳劍尋撞蹴毬踏繩舞于竿顛者索氣沮色逡巡不敢入豈教猱擾龍之徒歟二十三年玄宗爲娶梨園弟子潘大同女男服珮玉女服繡襦皆出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寶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

於楊貴妃夫婦席寵四十年恩澤不渝豈不敏於伎謹於心乎上生於乙酉雞晨使人朝服鬭雞兆亂於太平矣上心不悞十四載胡羯陷洛潼關不守大駕幸成都奔衛乘轝夜出便門馬踣道穽傷足不能進伏入南山每進雞之日則向西南大哭祿山往年朝於京師識昌於橫門外及亂二京以千金購昌長安

洛陽市昌變姓名依於佛舍除地擊鐘施力於佛洎太上皇歸興慶宮肅宗受命於别殿昌還舊里居室爲兵掠家無遺物布衣顦顇不復得入禁門矣明日復出長安南門道見妻兒於招國里菜色黷焉兒荷薪妻負故絮昌聚哭訣於道遂長逝息長安佛寺學大師佛旨大曆元年依資聖寺大德僧運平往東市

海池立陁羅尼石幢書能絕姓名讀釋氏經亦能了其深義聖道殲矣悲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晝拖土擁根汲水灌竹夜正觀于禪室建中三年僧運平人壽盡服禮畢奉舍利塔于長安東門外鎮國寺東偏手植松栢百株構小舍居于塔下朝夕焚香灑掃事師如生順宗在東宮捨錢三十萬爲昌

立大師影堂及齋舍又立外屋居游民取傭給昌因日食粥一杯漿水一升卧草席絮衣過昌悉歸於佛妻潘氏後亦不知所往貞元中長孫至信在并州甲隨太司徒燧入覲省昌于長壽里昌如已不生絕之使去次子至德歸販繒洛陽市來往長安開歲以金帛衣昌皆絕之遂俱去不復來元和中潁川陳洪祖

友人出春明門見行栢森然香煙聞於道下馬覲昌于塔下聽其言忘日之暮宿鴻祖於齋舍語身之出處備有條貫遂及王制鴻祖問開元之理昌曰老人少年以鬪雞求媚於上上倡優畜之家于外宮安足以知朝廷之事也然有以爲吾子言者老人見黄門侍郎杜暹出爲磧西節度攝御史大夫始假風憲以

歲遠視哥舒翰之鎮涼州也下石堡戍靑海成出白龍逾葱嶺界鐵關總管河左道七命始攝御史大夫見張說之領幽州也每歲十關輙長轅輓輻車輦河開薊州傭調繒布駕輜連軏坌入關門輸于王府江淮紵絺巴蜀錦繡後宮玩好而已河州燉煌道歲屯田實邊食餘粟轉輸靈州漕下黃河入太原倉備關

中凶年關中粟麥藏于百姓天子幸五嶽從官千乘萬騎不食於民老人歲時伏臘得歸休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疊布行隣比鄰間有人禳病法用皂布六匹持重價不克致竟以幞頭羅代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門閱街衢中東西南北視之見白衫者不滿百豈天下之人皆執兵乎開元十二年詔三省侍郎有

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縣令者及老人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鎮縣自老人居大道僥倖從有郡太守休馬于此皆僇然不樂朝廷沙汰使治郡開元取士孝弟治人而已不聞進士宏詞拔萃之爲異得人也大略如此因洪下復言曰上皇此厚寄虞東巨鰲森南臣滇池晉臣

昆夷三歲一來會朝視之禮容照之恩澤衣之錦絮飲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無留外國賓今北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視首飾靴服之制不與向同得非物妖乎鴻祖默不敢應而罷去

古鏡記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遶鼻列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遶輪郭文體似隸點畫無缺而

非字書所有也俟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毫無爽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嗟乎此則非凡鏡所得同也宜其見賞高賢是稱靈物俟生常云昔者吾聞黃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鏡也雖歲祀攸遠圖書寂寞而高人

所述不可誣矣昔楊氏納環累代延慶張公喪劍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攘居嘗鬱快王室如燬生涯何地寶鏡復去哀哉今具其異跡列之如後庶千載之下儻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業七年五月度自侍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此鏡至其年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於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

一婢頗甚端麗名曰鸚鵡度既稅駕將白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云兩月前有一客攜此婢從東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知其婢由也度疑其精魅引鏡逼之便云乞命即變形度即掩鏡曰汝先自敘然後變形當捨汝命婢再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

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爲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爲下邽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爲行人李無傲所執無傲粗暴丈夫也遂將鸚鵡遊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狸變形爲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

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度又謂曰欲捨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久爲人形羞復故體願緘於匣許盡醉而終度又謂曰緘鏡於匣汝不逃乎鸚鵡笑曰公適有美言尚許相捨緘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一臨竄跡無路唯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

登時爲匣鏡又爲致酒悉召雄家鄰里與宴謔比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於今幾姓生雖可樂死不必傷何爲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爲老狸而死一座驚歎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直晝臥廳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蝕甚整衣引鏡出自覺鏡亦昏昧無

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景之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亦無光乎怪歎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朗如故自此之後每日月薄蝕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劒長四尺劒連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爍非常物也俠持過度

曰此劒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數丈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飢如渴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脫隙與俠同宿度亦出寶鏡置于座側俄而鏡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視如晝劒橫其側無復光彩俠大驚曰請內鏡於匣度從其言然

後劍乃毀沘而過一二尺耳倏撫劍歎曰天下神物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於暗室光常照數丈若匣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乎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詔撰周史欲爲蘇綽立傳慶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蘇氏部曲頗涉史傳略解屬文見慶傳草因悲不自勝慶問其故謂

度曰豹生常受蘇公厚遇今見蘇公言驗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寶鏡是蘇公友河南苗季子所遺蘇公者蘇公愛之甚蘇公臨亡之歲戚戚不樂常召苗生謂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入誰手今欲以蓍筮一斷先生幸觀之也便顧豹生取蓍蘇公自揲布卦卦訖蘇公曰我死十餘年我家當失此鏡不知所在

然天地神物動靜有徵今河洛之間往往有寶氣與卦兆相合鏡其往彼乎季子曰亦爲人所得乎蘇公又詳其卦云先入侯家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訖涕泣度問蘇氏果云舊有此鏡蘇公薨後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爲蘇公傳亦具言其事於末篇論蘇公著蓍絕倫默而獨用謂此也太

業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弟勣出見之覺其神彩不俗便邀入室而爲具食坐語良久胡僧謂勣曰檀越家似有絕世寶鏡也可得見耶勣曰法師何以得知之僧曰貧道受明錄祕術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貧道見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一觀勣出之

僧跪捧欣躍又謂勣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當來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墻壁僧又歎息曰更作法誠應照見腑臟所恨卒無藥耳但以金烟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烟玉水等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不復見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廳前

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後令至皆祠謁此樹不則殃禍立及也度以爲妖由人興淫祀宜絕縣吏皆叩頭請度度不得已爲之一祀然陰念此樹當有精魅所託人不能除養成其勢乃密懸此鏡於樹之間其夜二鼓許聞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遂起視之則風雨晦暝纏繞此樹電光晃耀忽上

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王字身被數瘡死於樹下虔便收鏡命吏出蛇焚於縣門外仍掘樹樹心有一穴於地漸大有巨蛇蟠泊之跡既而[illegible]之妖怪遂絕其年冬虔以御史帶兩城令持節河北道開倉糧賑給陜東時天下大飢百姓疾病蒲陜之間癘疫尤甚有河北人張龍駒爲虔下小

吏其家良賤數十口一時遇疾度憫之齎此鏡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者見鏡皆驚起云見龍駒持一月來相照光陰所及如冰著體冷徹腑臟即時熱定至晚並愈以爲無害於鏡而所濟衆於是令密持此鏡遍巡百姓其夜鏡如匣中冷然自鳴聲甚徹遠良久乃止度心獨怪明早龍駒來謂度曰龍駒昨忽

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龍駒我即鏡精也名曰紫珍嘗有德於君家故來相託爲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柰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盈後月當漸愈無爲我苦度感其靈悟因誌之至後月病果漸愈如其言也大業十年度弟勣自六合丞棄官歸又將遍遊山水以爲長往之策度止之曰今天下向

亂盜賊充斥欲安之乎且吾與汝同氣未常遠别此行也似將高蹈昔尚子平遊五岳不知所之汝若追踵前賢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對勣勣曰意已决矣必不可留兄今之達人當無所不體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過隙得情則樂失志則悲安遂其欲聖人之義也度不得已與之决别勣因此

別也亦有所求兄所寶鏡非塵俗物也勣將抗志雲路棲蹤煙霞欲兄以此爲贈度曰吾何惜於汝也即以與之勣得鏡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以鏡歸謂度曰此鏡眞寶物也勣辭兄之後先遊嵩山少室陟石梁坐玉壇屬日暮遇一嵌巖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勣棲息止焉月夜二更後

有兩人一貌胡鬚眉皓而瘦稱山公一面闊白鬚眉長黑而矮稱毛生謂勣曰何人斯居也勣曰尋幽探穴訪奇者二人坐與勣談文往往有異義出於言外勣疑其精怪引手潛後開匣取鏡鏡光出而二人失聲俯伏矮者化爲龜胡者化爲猿懸鏡至曉二身俱殞龜身帶綠毛猿身帶白毛即入箕山渡頴水歷太

和視更井井傍有池水湛然綠色問樵夫曰此靈湫耳村閭每八節祭之以祈福祐若一祭肴闕即池水出黒雲大雹傷稼白雨流澍浸堤壞岸勦引鏡照之池水沸湧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長丈餘粗[illegible]大於臂首紅額白身作青黃間色無鱗有涎龍形蛇角

觜尖狀如鱘魚動而有光在汙泥求困而不能遠去勳謂鰔也失水而無能爲耳刃而爲豕甚膏有味以充數朝百腹遂出於宋汴浙王人張騎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勳聞其故病來已經年歲白日即安夜常如此勳停一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殺其病者床下有大雄雞死

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雞也遊江南將渡黃陵揚子江忽暗雲覆氺黑風渡湧舟子失容慮有覆沒責攜鏡上舟背江中數步明朗徹底風雲四斂波濤遂息須臾之間達濟天塹躋攝山趨芳嶺或攀危頭或入深洞逢其群鳥環人而躁數熊當路而蹲以鏡揮之熊鳥奔駭是時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濤聲振吼數百

早而問舟人曰濤既近未可渡南若不迴舟吾輩必葬魚腹勣出鏡照江波不進屹如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水漸清淺黿鼉散走舉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後却視濤波洪湧高數十丈而至所渡之津也遂登天台周覽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徹纖微皆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還履會稽逢異

又張始鸞授勣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與陳永同歸更遊豫章覓道士許藏祕云是旌陽七代孫有呪登刀履火之術說妖怪之次便言豐城縣倉督李敬家有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秘療之無効勣故人因趙丹有才器任豐城縣尉勣因過之丹命祇承人指勣停處勣謂曰欲得倉督李敬慎家居止丹遽

敬揚爲主禮勣因問其故敬曰二女同居堂內閣子每至日晚即靚粧衒服貴昏後即歸所居閣子每至日滅燈燭聽之竊與人言笑聲及至曉眠非照不覺日日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粧梳即欲自縊投井無奈之何勣謂敬曰引二閣子之處其閣東有窻恐其門閉固而難啓遂晝日先刻斷窻櫺四條却以物

鞭撻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勣曰樵擔入閣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勣拔懸[illegible]子持鏡入閣照之三女叫云殺我𡤯也初不見一物懸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已上尾頭一寸色

白並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其後尋眞至廬山婆娑數月或棲息長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連跡擧鏡視之莫不竄伏廬若處士蘇賓奇識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來謂勣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可止吾子此鏡尚在足下衛宜速歸家鄉也勣然其言卽時北歸便遊河北

夜夢鏡謂勳曰我蒙鄉兄厚禮今當捨人間遠去欲得一别鄉兄請早歸長安勳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怳怳發悸取時西首秦路今既見兄勳不負諾矣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數月勳還河東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即失鏡矣

冥音錄

廬江尉李侃者隴西人家于洛之河南太和初卒于官有外婦崔氏本廣陵倡家生二女既孤且幼孀母撫之以道遠子成人因寓家廬江侃既死雖侃之宗親居顯要者絕不相聞廬江之人咸哀其孤藐而能自彊崔氏性酷嗜音雖貧苦求活常以弦歌自娛有女弟菃奴風

容不下善鼓箏爲古今絕妙知名於時年十七未嫁而卒人多傷焉二女幼傳其藝長女適邑人丁玄夫性識不甚聰惠幼時每教其藝小有所未至其母輒加鞭箠終莫究其妙每心念其姨曰我姨之伎世今乃死生殊途恩愛久絕姨之在生乃聰明死何寂然而不能以力補助使我心開月明狙及流輩哉每至節

朔輒舉觴酹地哀咽流涕如此者八歲毋亦哀而憫焉開成五年四月三日因夜寐驚起號泣謂其母曰尚者夢姨執手泣曰我自辭人世在陰司簿屬教坊授曲於博士李元憑元憑屢薦我於憲宗皇帝帝召居宮一年以我更直穆宗皇帝宮中以箏導諸妃主入一年上帝誅鄭注天下大酺唐氏諸帝宮中亟選

妓樂以進神堯太宗二宮我復得侍憲宗每一月之中五日一直長秋殿餘日得肆遊觀但不得出宮禁耳汝之情懇我乃知也但無由得來近日襄陽公主以我為友思念頗至得出入並第私許我歸成汝之願汝早圖之陰中法嚴常或闕之嘗獲太譴亦上界於生復與其毋相持而泣翌日乃灑掃一室列虛筵

設酒果髯鬚如有所見因執箏就坐閑目彈之隨指有得初授人間之曲十曲不得一曲此一日獲十曲曲之名品殆非生人之意聲調哀怨幽幽然鴞啼鬼嘯聞之者莫不歔欷曲有迎君樂（正商調二十八疊）斛林歎（分絲調四十四疊）秦王賞金歌（小石調二十八疊）廣陵散（正商調二十八疊）行路難（正商調三十八疊）上江虹（正商調二十八疊）晉城僊（小石調二十八

疊絲竹賞金歌（小石十八）調二紅窗影（雙杜調四）疊十二（背）曲畢慘然謂汝曰此皆宮闈中新翻曲帝光所愛重樹朴數紅窗影等每宴飲即飛毬舞盞為佐酒長夜之懽穆宗敕修文舍人元稹撰其詞數十首甚美醼酣冷宮人遞歌之醕親執玉如意擊節而和之帝殁其詞樞捌恐為諸國所得故不敢泄臧擩提扡府當有大變

得以流傳人世幽明路異人鬼道殊今者人事相接亦萬代一時非偶然也會以吾之十曲獻陽地天子不可使無聞於明代於是縣白州州白府刺史崔璹親召而試則絲桐之音搶摐可聽其差琴調不類秦聲乃以衆樂合之則宮商調殊不同矣毋令小女再拜求傳十曲亦備得之至暮決去數日復來曰吾聞

楊州運帥耶汝恐有謬誤汝可一一彈
之文留一曲因思歸樂辭何州府果令
送去楊州一紙蓋錯廉察使故相李德
裕議求其聘小女尋卒

虞初志

任氏傳

任氏女妖也有韋使君者名崟第九信安王禕之外孫少落拓好飲酒其從父妹婿曰鄭六不記其名早習武藝亦好酒色貧無家託身於妻族與崟相得遊處不間天寶九年夏六月崟與鄭子偕行於長安陌中將會飲於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鄭子辭有故請間去繼至飲所

崟乘白馬而東鄭子乘驢而南入昇平之北門偶值卒婦人行於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麗鄭子見之驚悅策其驢忽先之忽後之將挑而未敢白衣時時盼睞意有所受鄭子戲之曰美艷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爲鄭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輒以相奉某得步從足矣相視

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誘稍已狎昵鄭子
隨之東至樂遊園已昏黑矣見一宅土
垣車門室宇甚嚴白衣將入顧曰願少
踟躕而入女奴從者一人留於門屏閒
問其姓第鄭子既告亦問之對曰姓任
氏第二廿少頃延入鄭子縶驢於門置
帽於鞍始見婦人年二十餘與之承迎
即任氏姉也列燭置膳舉酒數觴任氏

更衣理粧而出酣飲極歡夜久而寢其妍姿美質歌笑態度舉措皆艷殆非人世所有將曉傳氏因可去矣兄弟其名係教坊職屬南衙晨興將出不可淹留乃約後期而去既行及里門門扃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燈熾爐鄭子憩其簾下坐以候鼓因與主人言鄭子指宿所以問之曰自此東轉有門者

誰氏之宅主人曰此隤墉棄地無第宅也鄭子曰適過之曷以云無與之固爭主人適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誘男子偶宿嘗三見矣今子亦遇乎鄭子赧而隱曰無質明復視其所見土垣車門如故窺其中皆蓁荒及廢圃耳既歸見崟崟責以失期鄭子不泄以他事對然想其艷冶願復一見之心嘗

存之不忘經十許日鄭子遊入西市衣肆瞥然見之曩女奴從鄭子遽呼之任氏側身周旋於稠人中以避焉鄭子連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後曰公知矣何相近焉鄭子曰雖知之何患對曰事可愧恥難施面目鄭子曰勤想如是忍相棄乎對曰安敢棄也懼公之見惡耳鄭子發誓詞旨益切任氏乃迴眸去扇

光彩艷麗如初謂鄭子曰人間如某之比者非一而公自不識耳無獨怪也鄭子請之與叙歡對曰凡某之流爲人恚忌者非他爲其傷人耳某則不然若公未見惡願終己以奉巾幘

大樹出於棟間者門巷幽靜可税以居前時自宣平之南乘白馬而東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

假用是時崟伯叔從役於四方並院什器皆貯藏之鄭子如言訪其舍而請崟假什器問其所用鄭子曰新獲一麗人已稅得其舍假具以備用崟笑曰觀子之貌必獲詭陋何麗之絕也崟乃悉假帷帳榻席之具使家僮之惠黠者隨以覘之俄而奔走返命氣吁汗洽崟迎問有之乎曰有問其容若何曰奇怪也天

下未嘗見之矣崟姻族廣茂且夙從逸遊多識美麗乃問曰孰若其美僮曰非其倫也崟遍比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倫是時吳王之女有第六者則崟之內妹穠艷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崟問曰孰與吳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倫也崟撫手大駭曰天下豈有斯人乎遽命汲水澡頸巾首膏脣而往既至鄭子

適崟入門見小僮擁篲方掃有一女奴在其門他無所見徵於小僮小僮笑曰無之崟周視室內見紅裳出於戶下迫而察焉見任氏戢身匿於扇間崟引出就明而觀之殆過於所傳矣崟愛之發狂乃擁而凌之不服崟以力制之方急則曰服矣請少迴旋既從則捍禦如初如是者數四崟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

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縱體不復拒抗而神色慘變崟問曰何色之不悅任氏長歎息曰鄭六之可哀也崟曰何謂對曰鄭生有六尺之軀而不能庇一婦人豈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獲佳麗遇某之比者衆矣而鄭生窮賤耳所稱愜者唯某而已忍以有餘之心而奪人之不足乎哀其窮餒不能自立衣公之衣

食公之食故爲公所繋耳若糠糗可給不當至是崟豪俊有義烈聞其言遽置之歛衽而謝曰不敢俄而鄭子至與崟相視咍樂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餼皆崟給焉任氏時有經過出入或車馬轝步不常所止崟日與之遊甚歡毎相狎暱無所不至唯不及亂而已是以崟愛之重之無所恡惜一食一飲未嘗忘焉任

氏知其愛己因言以謝曰愧公之見愛甚矣顧以陋質不足以答厚意且不能負鄭生故不得遂公歡某秦人也生長秦城家本伶倫中表姻族多爲人寵媵以是長安狹斜悉與之通或有姝麗悅而不得者爲公致之可矣願持此以報德崟曰幸甚鄽中有鬻衣之婦曰張十五娘者肌體凝潔崟常悅之因問任氏

識之乎對曰是某表娣妹致之易耳旬餘果致之數月厭罷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以展効或有幽絕之難謀者試言之願得盡智力焉崟曰昨者寒食與二三子遊於千福寺見刁將軍緬張樂於殿堂有善吹笙者年二八雙鬟垂耳嬌姿豔絕嘗識之乎任氏曰此寵奴也其母即妾之內姊也求之可也崟拜於席

下任氏許之乃出入刁家月餘崟促問其計任氏願得雙釵以爲賂崟依給焉後二日任氏與崟方食而緬使蒼頭控青驪以逆任氏任氏聞召笑謂崟曰諧矣初任氏加寵奴以病針餌莫減其母與緬憂之方甚將徵諸巫任氏密賂巫者指其所居使言從就爲吉及視疾巫曰不利在家宜出居東南某所以取生

氣緬與其母詳其地則任氏之第在焉緬遂請居任氏謬辭以偪狹勤請而後許乃輦服玩并其母偕送于任氏至則疾愈未數日任氏密引崟以通之經月乃孕其母懼遽歸以就緬由是遂絕他日任氏謂鄭子曰公能致錢五六千乎將為謀利鄭子曰可遂假求於人獲錢六千任氏曰有人鬻馬於市者馬之股

有疵可買以居之鄭子如市果見一人牽馬求售眚在左股鄭子買以歸其妻昆弟見皆嗤之曰是棄物也買將何爲無何任氏曰馬可鬻矣當獲三萬鄭子乃賣之有酬二萬鄭子不與一市盡曰彼何苦而貴買此何愛而不鬻鄭子乘之以歸買者隨至其門累增其估至二萬五千也不與曰非三萬不鬻其妻昆

衆聚而詬之鄭子不獲已遂賣卒不登三萬既而密伺買者徵其由乃昭應縣之御馬疵股者死三歲矣斯吏不時除籍官徵其估計錢六萬設其以半買之所獲尚多矣若有馬以備數則三年芻粟之估皆吏得之且所償蓋寡是以買耳任氏又以衣服故弊乞衣於人[illegible]將買全綵與之任氏不欲曰願得成製者

崟召市人張大爲買之使見任氏問所欲張大見之驚謂崟曰此必天人貴戚爲郎所竊且非人間所宜有者願速歸之無及於禍其容色之動人也如此竟買衣之成者而不自紉縫也不曉其意後歲餘鄭子武調授槐里府果毅尉在金城縣時鄭子方有妻室雖晝遊於外而夜寢於內方恨不得專其夕將之官

邀與任氏偕去任氏不欲往曰旬月同行不足以爲歡請計給糧餼端居以遲歸鄭子懇請任氏愈不可鄭子乃求崟資助崟更與勸勉且詰其故任氏曰八月有巫者言某是歲不利西行故不欲俱鄭子甚惑也不思其他與崟大笑曰明智若此而爲妖惑何哉固請之任氏曰儻巫者言可徵徒爲公死何益二子

曰豈有斯理乎懇請如初任氏不得已遂行崟以馬借之出祖於臨皐揮袂別去信宿至馬嵬任氏乘馬居其前鄭子乘驢居其後女奴別乘又在其後是時西門圉人教獵狗於洛川已旬日矣適值於道蒼犬騰出於草間鄭子見任氏欻然墜於地復本形而南馳蒼犬逐之鄭子隨走叫呼不能止里餘爲犬所獲

鄭子銜涕出囊中錢贖以瘞之削木爲記廻覩其馬齧草於路隅衣服悉委於鞍上履襪猶懸於鐙間若蟬蛻然惟首飾墜地餘無所見女奴亦逝矣旬餘鄭子還城崟見之喜迎問曰任子無恙乎鄭子泫然對曰殁矣崟聞之驚慟相持於室盡哀徐問疾故答曰爲犬所害崟曰犬雖猛安能害人答曰非人崟駭曰非

人何者鄭子方述本末崟驚訝歎息不能已明日命駕與鄭子俱適馬嵬發瘞視之長號而歸追思前事唯衣不自製與人頗異焉其後鄭子為總監使家甚富有櫪馬十餘匹年六十五卒大曆中既濟居鍾陵嘗與崟遊屢言其事故知詳悉後崟為殿中侍御史兼隴州刺史遂殁而不返嗟乎異物之情也有人道

焉遇暴不失節徇人以至死雖今婦人有不如者矣惜鄭生非精人徒悅其色而不徵其情性向淵識之士必能揉變化之理察人神之際著文章之美傳要妙之情不止於賞翫風態而已惜哉建中二年既濟自左拾遺於金吳將軍裴冀京兆少尹孫成戶部郎中崔需右拾遺陸淳皆適居東南自秦徂吳水陸同

道時前拾遺朱放因旅遊而隨焉浮潁涉淮方舟沿流晝讌夜話各徵其異說衆君子聞任氏之事共深歎駭因請旣濟傳之以志異云

狐爲城社小獸而能知養生之理其爲男女變幻者不主於淫泆世意將籍眞氣以自永如所謂抉離之術也故道家取其法曰演狐經夫人之與

仙本一階耳乃役神於聲色貨利以聚之蠢如狐者反知養生之理其亦可以自怍矣然往往終膏鼎俎成豬亦無異三彘信乎魔障之難易脫與予遊兩京得狐事數十擬聚而傳之姑先刻是說貽諸好事

蔣琛傳

吳人蔣琛精熟二經常教授於鄉里每秋冬於雪溪太湖中流設網罟以給食嘗獲巨龜以其質狀殊異乃顧而言曰雖入余且之網俾免刳腸之患既在四靈之列得無愧於鄙叟乎乃釋之龜及中流凡返顧六七後歲餘一夕風雨晦冥聞波間洶聲則前之龜扣舷人立而

宮因今夕太湖霅溪松江神境會川瀆諸長亦聞應召開筵解榻密邇漁舟以足下淹滯此地掛網且久纖鱗細介若於數網脫禍之輩常懷怨恐水族乘便得肆胷臆昔自恩遇常懷慤誠由斯而來冀簪萬一能退咫尺以遠害乎琛因諸遂於安流中纜舟以伺焉來頃猶黿鼉魚鱉不可勝計周匝二里餘蹙波

爲城過浪爲地闢三門坦通衢異怪千餘皆人質螭首執戈戟列行伍宗衛如有所待續有蛟蜃數萬東西馳來乃嘘氣爲樓室爲瓊宮珠殿爲歌筵舞席爲座榻絪褥頃刻畢備其尊罍盂玩用之物皆非人世所有又有神魚數百吐火珠引甲士百餘輩擁青衣黑冠者由雲溪南津而出復見水獸亦數百衝躍

引鐵騎三百餘擁朱衣赤冠者自太湖中流而來至城門下馬交拜溪神曰一不展覿五紀于茲雖魚鴈不絕爾笑言久曠勤企盛德衷腸懸然湖神曰我心亦如此揖讓久有老蛟前謁曰安流王上馬於是二神並俟焉則有衣虎豹之衣朱其額青其足執瓛炬引旌旗戈甲之卒凡千餘擁紫衣朱冠自松江西江

而至二神迎于門設禮甚謹敘暄涼竟江神曰此去有將爲宰執者北渡而神貌未揚行李甚艱恐神不識不知事須怙屏翳收風馮夷息浪斯亦上帝素命禮宜躬親後吾于清塵得免舉罰否然獮於水濵拉得范相國來足以補其尤矣乃有披褐者仗劍而前溪湖神曰欽奉實又范君曰涼德未泯吳人懷恩立

祠於江濵春秋設薄祀爲村醪所困遂爲汪淼驅來唐突盛筵益增慙懷於是揖讓入門既飾席則有老蛟前唱曰湘王去城二里俄聞軿闐車馬聲則有緑衣玄冠者貌甚偉驅殿亦百數既升階與主神相見曰適與汨羅屈副使俱來朝有服飾與容貌慘悴者傴僂而進方即席范相笑謂屈原曰被放逐之臣

負波濤之困譊痕謗跡骨銷未滅何憀面目更獵其盃盤屈原曰湘江之孤魂魚腹之餘肉焉敢將喉舌酬對相國乎然吾聞穿七湘之箭不射籠中之鳥蒯洪鍾之劍不剸机上之肉且足下並吳霸越功成身退並筵於五湖之上輝映於萬古之後故鄙夫竊仰重名不敢以當盛意奉侍何今日戲詎於綺席侍意

氣於放臣則何異射病鳥於籠中剸腐肉於机上竊於君子惜金鏃與利刃也於是湘神動色命酒罰范君君將飲有女樂數十輩皆執所習於舞筵有俳優揚言曰皤皤美女唱公無渡河歌其詞曰濁波揚揚兮凝曉霧公無渡河兮公竟渡風號水激兮呼不聞提衣看入兮中流去浪排衣兮隨散沒沈屍深入兮

蛟螭窟蛟螭盡醉兮君血乾推黃沙兮
兮泛君骨當時君死兮妾何適遂就波
瀾兮合魂魄願持精衛銜石心窮取河
源塞泉脈歌竟俳優復揚言謝秋娘採
桑曲凡十餘疊曲韻哀怨舞未竟外有
宣言申徒先生從河上來徐處士與鴟
夷君自海濱至乃隨導而入江溪湘湖
禮揖甚厚屈大夫曰子非蹈甕抱石抉

眼之徒歟對曰然碅曰予得朋矣於是朱絃雅張清管徐奏酌瑤觥飛玉觴陸海珍味靡不臻極舞竟俳優文揚言曹娥唱怨江波凡五疊琛所記者唯三其詞云悲風淅淅兮波綿綿蘆花萬里兮凝蒼烟虬螭窟宅兮淵且玄排波疊浪兮沈我舟所覆不全兮身寧全滿眸恨血滿徒漣漣誓將乘鯨波据牙之喙空

水府而藏其腥涎青娥琴儛兮沈江壖碧雲斜月兮空嬋娟塞聲欲恨兮語無力徒揚哀怨兮登歌筵歌竟西座為之慘容江神把酒太湘神起舞作歌曰白露溥兮西風高碧波萬里兮翻洪濤莫言天下至柔者載舟覆舟皆我曹江神傾杯起舞作歌曰君不見夜來渡口擁千艘中載萬姓之脂膏當撲船泛於

疊浪恨殊具又輕於鴻毛又不見朝來
津亭雖一舸中有十士青其袍走宰邑
之良日任波吼而風號是知溺利溺名
者不免爲水府之腥臊湘王特橋雲溪
神歌曰山勢縈迴水脉紛水光山色翠
連雲四時盡入詩人詠役殺吳興柳使
君酒吞雲溪神湘王歌曰渺渺煙波蔽
九嶽幾人經此泛江籬年年綠水青山

色不改重華南狩時於是范楷幽獻境
會夜宴詩曰浪闊波城秋氣涼沉沈水
殿夜初長自憐休退五湖客何幸追陪
百谷玉香梟碧雲飄綺席觥飛白螘灩
椒漿酒酣獨泛扁舟去笑入琴高茅苑
鄉徐衍虎丘獻境會夜宴并簡誰詩曰
珠光龍耀火燑燑夜接朔符宴渚官鳳
管清吹淒極浦朱絃閒奏冷秋空論心

幸遇歸同友揣分慙無輔佐功雲雨各
飛眞境後不堪波上趂慼風雁大夫左
攜盃右擊盤蹣朗作歌鳳鳳騫騫以降
瑞兮患山雞之離飛玉濕溫以嵒器兮
困械缺之争輝當後問之凾關酉墐嘉
謨之運扉既掩器而無閒兮宜昏暗之
相微從劒石以爲刑兮顯淬流而我遺
將刻木而作羽兮與超勝之理非矜奇

子于空闊兮靡群援之可哀血淋淋而滂流兮顧江魚之腹而將歸西風蕭蕭兮湘水悠悠白芷芳歇兮江籬秋日晚晩兮川雲收棹歌四起兮悲風幽羇骸泊没我名永浮碧波雖涸兮厥譽長流向使甘言順行於曩昔豈今日居君王之座頭是知貪名狥祿而隨世磨滅者雖正寢之死乎無得與吾儔當鼎足之嘉

會兮獲周旋於君侯雕盤玉豆兮羅珍
羞金巵瑤觴兮方獻酬敢寫心兮歌一
曲無誚予持杯以淹留中屠先生獻境
會夜宴詩曰行殿秋未晚水宮風初涼
誰言此中夜得接朝宗衍靈鼉振鼕鼕
神龍燿煌煌紅樓壓波起翠幄連雲張
玉簫吟冷風瑤瑟含清商賢臻江湖叟
貴列川瀆王謬予褻俗人無能正頹綱

分辭昏亂世樂寐蛟螭鄉棲遲幽島間幾見波成桑爾來盡流俗難與傾壺觴今日登華筵稍覺神揚揚方濯滄浪侶遽恐白日光海人瑞錦前豈敢言文章聊歌靈境會此會誠難忘鴟夷君銜杯作歌曰雲集大野兮血波淘玄黃交戰兮吳無全龍既霸業之將墜宜嘉謨之不從國步顛蹶兮吾道遯凶處鴟夷之

太囦入淵泉之九重上帝憫余之非辜兮俾太江鼓怒其宛蹤所以鞭浪山而疾驅波岳亦粗足展予怫鬱之心胷當靈境之良宴兮謬罇俎之相容擊蕭鼓兮撞歌鍾吳謳越舞兮歡未極遽軍城曉鼓之鼕鼕顧保上吉之柔德何行樂之地兮難相逢歌終雲郡城樓昇鼓絕洞庭山寺晨鍾鳴而飄風勃興玄靈四起

波間車馬音猶合啞頃之無所覩曙色既分巨龜復延首於中流顧眄琛而去

蔣琛傳終

東陽夜怪錄

前進士王洙字學源其先本琅琊人元和十三年春擢第嘗居鄒魯間名山習業洙自云前四年時因隨籍入貢暮次滎陽逆旅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虛者以家事不得就舉言旋故里偶洙因話辛勤往復之意自虛字致本語及人間目覩之異是歲自虛十有一月八日東還

（以元和八年也）翌日到渭南縣方屬陰曀不知時之早晚縣宰黎謂留飲數巡自虛恃所乘壯乃命僮僕輜重悉令先於赤水瘤俟宿聊踟躕焉東出縣郭門則陰風刮地飛雪霧天行未數里迨將昏黑自虛僮僕既悉令前去道上又行人已絕無可問程至是不知所屆矣路出東陽驛南尋赤水谷口道去驛不三四里有

下鴉林月光依微所辨佛廟自虛啓扉投身突入雪勢愈甚自虛竊意佛宇之地有住僧將求委焉則策馬入其後纔認北橫數間空屋寂然無燈燭久之傾聽微似有人喘息聲遽繫馬於西面柱連問院主和尚今夜慈悲相救徐聞人應老病僧智高在此適值僕已使出村教化無得以致火燭雪若是復當深夜客

何爲者自何而來四絕親鄰何以取濟今夕脫霏惡其病穢且此相親則免暴露兼輟所藉薪蒿分用委質可矣自虛他計既窮聞此內亦甚喜乃問高公生緣何鄉何故棲此又俗姓云何既接恩容還要審其出處曰貧道俗姓安（以本躳肉鞍之也）生在磧西本因捨力隨緣來詣中國到此未幾房院踈蕪秀才卒降無以

供待不垂見怪爲幸自虛如此問答頗忘前倦乃謂高公曰方知探寶化城如來非妄立喻今高公是我導師矣高公本宗固有如是降伏其心之教俄則沓沓然若數人聯步而至者遂聞大極好雪師丈在否高公未應間聞一人云曹長先行或曰朱八丈合先行又聞人曰路甚寬曹長不合苦讓偕行可也自虛

竊謂人多私心益壯有頃即似悉造座隅矣內一人謂曰師丈此有宿客乎高公對曰適有客來詣宿耳自虛昏昏然莫審其形質唯最前一人俯簷映雪彷彿若見著皁裘者背及肋有搭白補處其人先發問自虛云客何故蝺蝺（丘主反）然犯雪昏夜止此自虛則具以實告其人因請自虛姓名對曰進士成自虛自

處亦從而詆曰箇中不可悉指清揚他日無以爲子孫之舊請各穪其官及名氏便聞一人云前河陰轉運巡官試左驍衛冑曹參軍盧倚馬次一人云桃林客副輕車將軍朱中正次一人曰去文姓敬次一人曰銳金姓奚此時則似周坐矣初因成公應舉倚馬旁及論文倚馬曰某兒童時即聞人詠師文聚雪爲

山詩今猶記得今夜景象宛在目中師亦有之耶萬公因其詞謂何詩言之倚馬由所記云誰家掃雪滿庭前萬壑千峯在一拳吾心不覺侵衣冷曾向此中居幾年自虛茫然如失曰吁愕眙尤所不測萬公乃白雪山是吾家山往年偶見小兒聚雪作有峯巒之狀西望故國悵然因作是詩曾長大聰明憑何記得

貧道舊時惡留不因嘗長誠念在口實亦遺忘倚馬曰師丈騁逸步於遐荒脫塵機（機當爲羈）於維縶巍巍道德可爲首出儕流如小子之徒望塵奔走曷（曷當爲褐用毛色而譏之）敢窺其高遠哉倚馬今春以公事到城受性頑鈍闕下桂玉煎迫不堪旦夕羈（羈當爲饑）旅雖勤勞夙夜料入況微負荷非輕常懼刑責近蒙本院轉一虛銜

（謂解驢作晉驢）意在苜蓿脫免昨晚出長樂坡下宿自悲塵中勞役慨然有山鹿野麋之志因寄同侶成兩篇惡詩對諸作者輒欲口占去就未敢自虛曰今夕何夕得聞佳句倚馬又謙曰不揆荒淺況師丈文宗在此敢呈醜拙邪自虛苦請曰願聞願聞倚馬因朗吟其詩曰長安城東洛陽道車輪不息塵浩浩爭利貪前

競著鞭相逢盡是塵中老（其二）日晚長川不計程離羣獨步不能鳴賴有青青河畔草春來猶得慰（慰當羈羈當作餵饑也）情合座咸曰大高作倚馬謙曰拙惡拙惡中正謂高公曰此闃朔漠之士吟諷師丈佳句絕多今此是頴川況側聆盧曹長所念開洗昏鄙意爽神清新製的多滿座渴咏豈不能見示三兩篇以沃羣矚高

公請俟他日中丞又曰當俟名公悉至何謝兔園雅論高議抑一時之盛事今去市肆苦遠夜又與餘杯觴固不可求炮炙無由而數齎重禮[illegible][illegible]意盛多吾董若以觀心象順（請戲韋之與淵文圖）惟畫諸公[illegible]胥無以充腹㮣然何補簡公因吾開佳話可以忘於饑渴截如入耶方濟生人勤循軌轍蔑弛犢士為己所長但以

十二因緣皆從觸起茫茫苦海煩惱隨生何地而可見菩提（提當為蹄）何門而得離火宅（寸用車識之）中正對曰以愚所謂獲繫相尋輪迴惡道先後報應事甚分明引領修行義歸於此尚公大笑乃曰釋氏尚其清淨道成則為正覺（覺當為角）覺則佛也如入郎句來之說深得之矣倚馬大笑自虛又曰適來宋將軍再三有請和

僧新製在小生求情嚴顧觀實和尚豈以肯㕓遽容非我法中所見鄙之乎且和尚器識非凡岸谷深邃必當格韻才思貫絕一時姸妙清新擺落俗態豈終秘蚿蟫之餘思不吝一兩篇以開耳目乎崗公曰深荷秀才皆請業則難於固違允老僧殘疾羸弱讀久廢章句之道本非所長卻是未入無端挑抉吾短

然太湖中偶有兩箇自述臨石能曉之畢四顧聞其詩曰擁褐藏名無定蹤流沙千里度衰容傳得南宗心地後此身應便老雙峯爲有閻浮珍重國遠離西國赴咸秦自從無力休行道且作頭陀不繫身又聞瀟灑稱好聲移時不定去文忽於座內去昔晋子猷訪戴安道於山陰雪夜皎然及門而返遂傳何必見

氣之論當時皆重進興令成君可謂以文會友下視袁安蔣詡吾少年時頗負雋氣性好鷹鸇嘗於此時畋遊馳騁吾故林在長安之巽維御宿川之東時（即處地名苛家背也）詠雪有獻南州房一篇不覺詩狂所攻輙汗淫高鑒霏因吟詩曰愛見飄颻六出公輕變洽鸞舞長空當時正逐秦衣相勝躑川原意士風獻詩說曹

州房頗甚賞僕此詩因難僕云呼雪爲公得無榆束乎余遂徵古人尚有呼竹爲君後賢以爲名論用以證之曹州房結舌莫知所對然曹州房素非知詩者烏大嘗謂吾曰難得臭味同斯言不妄今涉彼遠官參東州軍事（義見古注）令相去數千亩十（以五五之數故第十）氣候嚥吒遐特羣親宗人承事曾無君子者斯焉取諸鋭

金曰安敢當不見苗生幾日曰涉旬矣然則苗子何在去文曰亦應非遠知吾輩會於此計合解來居無幾苗生遽至師丈僞爲喜意拊背曰適我願兮去文遂引苗生與自虛相揖自虛先稱名氏苗生曰介立姓苗賓主相諭之詞頗甚稠沓銳金居其側曰此時則苦吟之矣諸公皆由老奚詩病又發如何如何自

虛曰向者承奚生眷與之分非淺何爲尚吝瑰寶大失所望銳金退而逡巡曰敢不貽廣席一噱耳輒念三篇近詩云舞鏡爭鸞綵臨場定鶴拳正思仙仗曰翹首御樓前養闘形如木迎春質似泥信如風雨在何憚跡卑棲爲脫田文難常懷紀涓恩欲知疏野態霜曉叫荒村銳金吟訖暗中亦大聞稱賞聲高公曰

諸賢勿以武士見待朱將軍此公甚精名理又善屬文而矜猶無所言皮底藏否吾輩抑將不可况成君遂客一夕之聚空門所謂多生有緣宿鳥同樹者也得不因此留異時之談端哉中正起曰師丈此言乃與中正樹荊棘耳苟衆情疑阻敢不唯命是聽然慮探手作事自貽伊戚如何高公曰請諸賢靜聽中正

詩曰亂會有虛名遊秦感舞生俠鵠丞相慸用識葛盧鳴黍稷滋農興斯事之道情近來筋力退一志在歸耕尚公數曰朱八文華若此未離散秩引鵠者又何人哉屈甚屈甚倚馬曰扶風二兄偶有所繫（意屬自虛所乗）五吾家龜茲蒼文斃甚樂喧厭靜好事揮霍與在結束勇於前驅（謂般輕貨首隊頭臚）此會不至恨可知也去文謂

介立曰胃家兄弟居處匪遥莫往莫來安用尚志詩云朋友攸攝而使尚有遐心必須折節見招鄙意頗成其美介立曰某本欲訪胃大去方以論交興酣不覺遲遲耳敬君走子今且請諸公不起介立略到胃家即迴不然便捽胃氏昆季同至可乎皆曰諾介立乃去無何去文於衆前竊是非介立曰蠢茲爲人其

有爪距頗聞潔廉善主倉廩其如蜡姑之醜難以掩於物論何殊不知介並與胃氏相攜而來及門偕闖其說介並襪袂大怒曰天生苗介蔬闢伯比之直下得姓於楚遠祖棼皇茹分二十族檻與配享至于禮經（謂郊特牲八蜡迎虎迎貓）蒸何一敬去支盤瓠之餘長細無別非人倫所齒只合馴狎稚子獰守酒旗詬伺妖狐竊

脂眠竄安敢言人之長短我若不呈簿藝徼于謂我歲秩無文使諸人共日視我今對師丈念一篇惡詩且看如何詩曰爲慙食肉圭恩深且晏蟠蜿臥錦衾且學忘人知白黒那將好爵動吾心自虛頗甚佳歎去文曰卿不詳本末厚加矯勵我實春秋向成之後卿以爲我隆瓠裏如辰陽此房於吾殊所乖閑中丑

深以兩家獻酬未絕爲病乃曰吾願作宜僚以釋二忿可乎昔我逢丑父實與向家埶皇春秋時慶同盟會今座上有名客二子何乃互毀祖宗辭中忽有綻露是取笑於戊公齒冷也且盡吟詠固請息喧於是介立即引胃氏昆仲與自虛相見彌稽稽然若白色二人來前長曰胃藏次曰藏立自虛亦稱姓名藏

瓠又避座云令弟令弟介立乃於廣衆
班纘賈氏昆弟獨滑跡草野行著及于名
族上叅刻宿親密內裡肝膽况泰之八
水實貫夫府衆故林二十族多是咸策
闕弟新有題舊業詩時稱甚美如何得
聞識瓠對曰小子謬則賓筵作者雲集
欲出口吻先增慙怍今不得已塵瀆耕
賢耳曰詩曰鳥鼡是家川周王古稱賢

一從離子（鼠兒皆變以為蜎也）應見海棠田介
並稱好弟他日必負重名公道若存斯
文不朽藏瓠歛躬謝曰藏瓠幽蟄所宜
華陪羣彥兄揄揚太過小子緣當重言
若負齒剩座客皆笑時自虛方傳諸客
佳什不暇自念已文但曰諸公清才綺
靡皆是目來游方中並將謂有識潛然
遁去高公求之不得留朱公不告而退

何也儀馬對曰朱人世與炮氏爲讎惡
關戴聯之說而去再自虛謝不敏此時
去文獨與自虛論詰語自虛曰凡人行
藏卷舒君子尚其達節搖尾求食猛虎
所以見機或爲知己吠鳴不可以主人
無德而發斯義也去文不才亦有兩篇
言志奉呈詩曰事君同樂義同憂那獲
槽櫪滿志休不是守株空待兎路當遂

麀出林血少年嘗負飢鷹肉顱曽無寵鶴怨秋草毆除思去宇平原毛血興從禽自虛賞激無限全忘一夕之苦方欲自誇舊制忽聞遠寺撞鐘則比膊詭然聲蓋矣注目略無所覩但覺風雪透窓隙穢捻鼻雖寧颯如有動者而厲聲呼問絕無由答自虛心神恍惚未敢遽前捫攫退尋所繫之馬宛在屋之西隅

數騎被雪馬則齕草而立遲疑間曉色已漸辨物矣乃於屋壁西北有橐駝一駱駝跪足偎耳齣口自塵覺夜來之異得以遍求之重外北軒下俄又見一疥瘠烏驢連脊有瘢破二處白毛茁然將滿舉視屋之北墻微若振迅有物乃見一老鷄蹲馬前及設像佛堂塌座之北東西有隙地數十步牖下皆有彩畫處

泥出會以麥麩之長者積于其間見一大毀猫兒眠于上丈尺内有盛餉與漿破瓠一次有收蓋所棄破笠一自虛因蹴之果獲二刺蝟[illegible]然則動自虛周求四顧悄未有人又不勝一夕之凍乏乃攬轡振雪上馬而去過出村之北道左經柴欄舊圃覩一牛皓雪齕草次此不百餘步闖村恐犖糞去此蘊崇自虛過

其下羣犬喧吠中有一犬毛悉齊裸其狀甚異脾睨自虛自虛驅馬久之値一叟闢荆扉晨興闢徑雪自虛駐馬訊焉對曰此故友右軍彭特進莊也郎君昨宵何止行李間有似迷途者自虛語及夜來之見叟倚篲驚訝曰極差極差昨晚天氣凨雪莊家先有一病橐駝慮其爲所斃遂覆之佛宇之北念佛社屋下

有數日前河陰官腳過有乏驢一頭不任前去其哀其殘命未捨以斛粟易留之亦不羈絆皮欄中畜牛皆莊家所畜適聞此說不知何緣如此放恠自虛曰昨夜已失鞍馱今凍餒且甚事有不可卒話者大略如斯難於悉述遂策馬奔去至赤水店見僮僕方訝其主之相失始忙於求訪自虛慨然如喪偶者數日

白猿傳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藺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徹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冞入深阻紇妻纖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爲挈麗人經此地有神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

爾夕陰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悟者即已失妻矣關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嶮咫尺迷悶不可尋逐迨明絕無其跡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遐即深凌嶮以索之既逾月忽於百里之外叢篠上得其妻繡履一隻雖侵雨濡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

三十人持兵負糧巖棲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度絕巖翠竹之間時見紅綵聞笑語音捫蘿引絙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東向石門有婦人數十帔服鮮澤嬉遊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慢視遲立至則問

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至此月餘矣今病在牀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爲扉中寬闢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臥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廻眸一睇即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遽避之

但求美酒兩觔食犬并頭麻數十觔當
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五年後慎勿太
早以十日爲期因促之毋紀亦遽退遂
求醇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尚彼好
酒往往致醉醉必鶚力俾吾等以綵練
縛手足於牀一踊皆斷寄紈三幅則力
盡不解今麻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
體皆如鐵唯臍下數寸常護蔽之此必

不能禦兵刃猾其傍一巖曰此其食廪當隱遂是靜而伺之酒置花下夫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即出如其言屏氣以俟日晡有物如匹練自他山下遶至若飛徑入淵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揮諸婦人而出見夫驚視騰身執之披裂啖咀食之致飽婦人競以玉杯進酒諸笑並歡啜飲數斗則扶

之而去又聞嬉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之乃持兵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於牀頭顧人蹙縮求脫不得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即飲刃血射如注乃大歎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爾婦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而宗言絶乃死搜其藏寶器豐積珍羞盈品羅列杯案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備名

香數斛寳劒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絶其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採唯止其身更無黨類旦盥洗著帽加白袷被素羅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字若符篆了不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晴晝或舞雙劒環身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啗果栗尤嗜犬咀而飲其血日始逾

午即㸌然而逝半晝往返數千里及晚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牀嬲戲一夕皆周未嘗寐言語淹詳華旨會利然其狀即猳玃類也今歲木葉之初忽愴然曰吾爲山神所訴將得死罪亦求護之於衆靈庶幾可免前月哉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簡書悵然自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

顧諸女汍瀾者久之且曰此山複絕未甞有人至上高而望絕不見樵者下多虎狼怪獸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紇即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以歸猶有知其家者紇妻周歲生一子厥狀肖焉後紇爲陳武帝所誅素與江揔善愛其子聰悟絕人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於時